

紅日

C.S.P.









已訂

神偉大的足跡？這於我成爲最後的問題了。我想以我的全心的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使牠不至淪入錯誤。

——你的愛，我領了。可敬的我的愛人！但是我認識愛是無限，我不能領你的愛至於終盡。有敵向我們射擊了，我爲愛要拋棄了你，衝上前去。

——呵呵！愛人，多麼可怕的時光呵！你去後又夏天了。整個兒整個兒的年頭，幸福都被敵人吞了。半個人生過去了，我們仍離開幸福。我們永遠是幸福的被棄者麼？呵！不！幸福是件東西，當牠被矢却了時，牠仍戀着主人。幸福是將爲戰士取奪回的。

——你讓我去罷！就這樣你把我當作不死的。如果我的血肉橫飛時，我的魂將回歸到你的愛的軀壳裏，永遠住存。

——我們已有幾個朋友了。大概生命在我們，都好像一串光珠似的。我們愛惜光珠，然而也喜歡把牠送給所愛的人類。我們愛生命，自然也會拿生命去換更大的愛。

——更大的愛麼？那是一件重重包裹的紅光的鏡子。人類要死多少，然後有紅光發現在他們的同類者的心坎上呢？就是爲這般蠢事，我們朋友們的心動了。

——撥刺刺地空中不絕地發起響時，我們的短小的使命盡了。什九便因此你再不得見我的面，但你却須對我慶賀！

——話多了，反好像一句也沒說似的罷！愛人！這片紙你珍藏着吧！牠將成爲我最後的手跡了！祝你幸福！

你的愛，B.

我一口氣寫完了這信，不禁地欣欣然了。好像已卸却一肩的担負而恢復了強健。我自由了許多！愛神座前的香火，我收拾乾淨了。我想給C一個回覆。

二

今天的天境很光亮，我預備走。

我向誰通知呢？好笑！我向誰通知呢？……

提着一根手棍，我走上T埠的南門。呵！久違了！我是多麼固陋自喜的人！身居T埠十年之久，却沒有三五次到過這熱鬧的所在。放眼四看，往來的人都令我發笑。真是誰知道誰將幹些什麼去呢。只是太可憐的一般蟲豸似的蠢動着，那裏知道有火彈將從夜中擲到他們屋上呢。

“好！好！”我冷笑着。“讓你們再作幾日和平的夢吧。”

火車都都的吼，我跳上火車了。

車上擁擠的利害。我却佔了一個三等車整個座位。也許座客們看見我蹇傲的樣子，不好意思爭鬧，我只閉着眼不知思索些甚麼……

忽而我回頭望着將別的T城發了怔：

——T埠，呵！富麗的城池。我們分手後，我如有重見你的壯大的象貌時，你的壯貌也許被我毀成粉齏了。不然，你也將壓折了我了。

你耗費過多少巧工藝匠的創造的苦力呢？但
你又庇過多少地痞壞蛋們稱霸稱王。區區的殘瓦
破椽炸毀了，足以償你的罪過否？……

——你是不必恕而且不容恕的。奸惡之徒，是
你的心肝，你包藏在裏面。權力被你囚幽了，送給我
們的敵。好！今日別了，我跳出你的包圍，你應該察覺
敵人的逸去而事準備了！

我望着T埠的城終於冷笑了，但牠也冷笑着，
仍不失其從來睥睨一世的雄概。呵呵！頑強的敵呵！

好像思索過度似的，我疲倦了。我掉頭望着東
南微微地點了點頭，想到我的那一封信，快走到
W手中了。但她現在的確還未接讀呢。我噓唏了一
下，掉頭回來，便閉目假寐去了。

這樣地我被拖向我的目的地去。

假寐裏聽着火車扎扎地前進。牠是如何的健
步呵！“可讚美的奴隸！可讚美的奴隸！你馱着我和
我的使命，而不覺到沉重嗎？你從前的擔負，不過平

常又平常……幾套空虛的軀壳罷了。然而你今後要
擔負新的重載了。在我們會談之後，我們將和我們的
使命，一並不時的來往在你的背上，可讚美的奴
隸呵。”我這樣想着。

我稍稍地睜了睜眼，只見座客們都在疲倦地
打着盹。真個好像沒有甚麼事情將發生似的，平和
游逸的一番情景！其實有甚麼事將於火車中發生
呢？沒有！真沒有！可憐人們是不會用眼望到較遠的
暗處。

“去罷！可恥的像貌！”我閉上眼睛了。

太行山是多麼峻美呢？一座石不堞的金城！我
走在牠的足下，我穿過他的腹中。天地的壯觀，我見
到一角了。我將如何享受這剎那的自然之美呵！

我望着遠遠的東北方的濃白的雲，我想見C在
一座城外的大道上，停着探望我。他是多麼火熱與
急切呵！呵！C！你需要我，正同你需要另外的一個你
相似麼！呵！我去了！

甚麼有甚麼要緊呢？我的心境冷了。C，我們只做得破毀，趕不及建築了。讓後來的人，從那破毀的痕跡裏，找到我們遺留下的建築的精神吧。我們且先挨幾番笑罵。

我又想到 W，我想她距我該有七百里了。但我忽然覺得我不應想念她。似乎另有更重要的教我想念。這是光榮麼？不。是責任麼？不。呵呵！我們將爲創造而拋棄了愛。這原是人生的永遠的一幕悲劇呵！

車呵！你拉我向創造者的墓堆中去吧！

三

渴想的 P 城到了。今天是第二日。我住在距 C 五十步的一個小客棧裏。清靜極了，並沒有甚麼人往來的紛擾。

C 說 Z 歸國已成行了，早有信來，祇是不見他的身子歸來。我想那也許 C 的心太急切了吧。巴黎到此，也有個相當時期，Z 的信尾，寫明付郵的日

子，不過距今快半月了，那裏能飛來呢。

今晨我預備些汾酒請C吃。他最愛這個，是他近一年來的脾氣。C作些小品文字，總以酒後爲得勁。他昨夜還對我談詩。他說斷曲和短句，倒適用於我們。一句斷曲，也好像一顆炸彈似的。誰耐煩哼吟吟，鬧得心軟骨懶了呢。

今晨他來了，帶着一頂多皺褶的軟便帽，頭髮長的齊眉，我笑說：“髮該理理了。”他也笑道：“喝完酒同你理理去。”

我們斟着酒，慢慢地喝。悠然的一服沈悶的感覺，透出我的心表。我說道：“C，你的酒量長進了麼？”仍是一斤把半的肚子，說不到長進。”他漫然答應着我。我斟給他一杯熱酒說道：“你喝盡這杯，我給你唱曲歌子。悶得好厲害呀！”他於是一口喝乾了。

我偏身躺下去，吟吟的我的心在衰響着。我歌道——望白雲，白雲如粉天如鏡。

望紅雲，紅雲如燃天如焚。

白雲紅雲攪一團，

燦爛羣花天空橫。

C 聽我唱歇了，便斟酒給我。我一口食乾，又唱道：

誰是游仙子，給我雙翅膀。

飛上天空掇雲霞，頂磨萬仞之蒼蒼！

我略歇了歇氣，接唱道——

不見仙子吾放歌，痛哉吾行之蹉跎。

白雲紅雲悠悠逝，吾將追之何處及！

C 很興奮，對我凄笑道：“歌子還壯，我再乾一杯，聽你的尾聲吧。”他又斟酒在杯裏了。我噓了口氣唱道：

歸來兮… Z 弟！手携炸彈歸故居！

故居不得居，請君隻手破毀之。

破毀之，無子遺，莫使灰燼因風起。

吾願爲君作前驅，頭顱一擲塵沙裏。

憑君光明手，葬吾乾淨地。

C 未待我唱完，便覺有些惘然了。他的熱淚，下滾在酒杯中。我只覺得悲酸的侵襲，好像黑夜似的，

包圍了我。我們沉默了好一陣。

“創造的悲劇！就是我們的命運呵！”C終於破顏微笑了。我們一直飲酒，飲到昏醉，傾倒的境界。

四

今日C又來，拉我去訪一位朋友P。當我們到了P門上時，我們看見P在門頭瞻望了。他迎着我們，微微的笑問C道：“他是B麼？”C點頭笑着，我們便走進門去了。

P的住室，仍然是簡陋的獨角屋子。空氣很陰黯。似乎他是討厭那光線無端輕薄地射入，在床上和書桌的空隔，幕了一層很深色的布幔。夕陽投注在布幔上，只射出輝煌的閃爍，作了暮晚的象徵。

我們躺臥在這樣狹窄的床上。P遞給我和C兩支煙捲，而他自己也抽起一支。煙騰騰地繚繞起來，一陣我們三個已都隱失在煙的背後了。

“晚了罷，是麼，B，你日昨下了火車？”P的聲音。

“是，”我的聲音。

“我已嘗到汾酒了呵，”C的聲音。

“哈，汾酒帶來了麼？頂上的麼？”P驚喜地追問我。

“C知道，他已醉過了。”我笑應着。

“這算你來見未曾觀面的朋友的禮物呢。C的酒量較我大些，莫不他已一股腦兒喝傾了吧？——”P很興奮地高笑着。

我坐起了。審察了一回P住室的細微。在書桌上，並沒有很多的書；空白的紙頁，和墨水鋼筆狼藉在一塊。一切祇是說明他是個流浪的人。破損的剝盡物飾的屋壁上，有幾段未完的詩樣的文字貼着在。

在我們這般狂人的友情，真是奇特荒誕！不見面可以神交的，不握手可以知心的。我們互相了解到各個的心情和熱力在如何彈調。比如P，這個短小精悍的影像，二年前已由C刻劃在我的心鏡上了。今日呢，投射到我的心鏡上的，仍是一個強光的

短悍的活像，

“你何以竟淹留了好些日子不來呢？”P 在煙裏說話了，“車站上我和 C 等候過你好幾次，但結果完全撲空，我們只望着西方的落日，沉在太行山背後，反射出紅光，但紅光裏找不到你。

“我？我可不能——”我不能答他。因為彷彿他的話已經勾起我的一段沉重的隱痛，而這痛苦鎮押了我的嘴。

“呵，P，B 的來此，頗不易易呢。他的“一匹小馬”的稿費，還不夠送他的行。他把他夫人的日常衣服都質當了呢。”C 代我補充地致答，怒恨隱然現於眉目間。

“呵呵——！”P 頹喪了。

“但是能來便好……”C 慢語着。

我從他兩人的不覺察裏，偷偷地掉淚。

“B 的習慣最不好！幹麼總好哭呢？”C 已覺察我了。但我不能聽受他的勸告，我乃至更不能遏止我的下淚。

我的落淚變成有聲的啜泣了。

P 歎息着。但馬下臉上又顯出侮蔑自己的顏色。

我們都落在沉默之中。

C 以堅忍的勉強，把帶來 P 屋中的汾酒，傾注在三個茶杯中。我們喝着汾酒，在 P 好像已忘却剛纔的煩惱，而是個新的快樂者。黃昏的陰翳下垂着，月亮掛在中天。P 的臥床上的布幔，到了捲起的時候。

“汾酒！汾酒！醉人的佳釀呵！”P 傾杯飲且呼叫。
“B，你的酒量擴大了麼？”

“二三月來，我非酒不成眠了！”我握着 P 的手，酒熱燒在我的心頭。

“他有這酒樣的愛，他也沈湎。”C 飲着歎息似地說。

“呵呵！——”我的心微震地抖顫着，又想到千里外的 W，悲烈的歌曲，振着鋼絃等候說我的嗓子，

又欲唱出了。

“酒是苦的好，但愛也是苦的好，‘苦’便是‘味’，在我們慣在試滋味的人。”我的強烈的心曲，乃變作此等無力的散言？我緊握着 P 的手掌，對他遞上煩悶的眼光了。

“甚麼甜苦呢！矛盾！矛盾！矛盾！矛盾是人生！” P 不欲致答似地急矢般，滾石般發着話，緊吃地收結。

“海洋！海洋！海洋！……” C 高聲抗叫着，伸起了雙臂，欲飛的樣子。

我將應聲歌唱了。——

P 拚命地吻着酒杯。

——向誰告訴。那蒼莽的天涯，有三五放喉高唱的靈鳥，在拍奏着帶傷的羽翅，在孤獨地飛舞？…

——它們呵，將撲上光和的碧空，將墮落無邊的海流？——海流，海流，活的龍蛇呵，你負着這些自然之神的嬰孩，將漂走到何處？！將漂失到何處？！…

P 和 C 淒苦地默飲着，待我續唱，我看着他們

的臉，又想要落淚了。但我必須假作出些歡喜和光亮的語句以騙他們，當我的良心允許了我欺騙我的好友們時。

我又唱道：

——我們飛起了，朋友。有羽翅的，來呵，飛走，飛走，飛走；這寬和的天空，許我們留駐！掀翻吧，那盪漾的星河；鼓動吧，那不響的天鼓！鼓動吧！鼓動吧！一切一切，一切的靈的腳，墨的翅，靈的手！這是偉大的奇蹟呵，我們是掀翻天地的怪獸！

我歇聲了。

P 倒給我一杯滿滿的酒，說道：“你倒唱得我高興了！次段比首段好聽。首段似鳳凰自焚時的悲詞，我厭惡牠。他臉上透出煩悶的喜悅，如深夜中微的星光一樣。

我沉默着，想再續下我的歌詞。——最終呵，——我畢竟又不能禁止我的心，呵出這樣三字。

“不要唱‘最終’吧，那些亂人意的空虛的悲哀，又將出現到你的嘴上了。”P 急忙地截斷我的話，掉

回頭去。他似乎也己不能支持他的眼淚了。

C 侮蔑着自己的眼淚，用袍角擦拭了一下，新斟起一杯酒說：

“讓歌曲就此斷了吧，我有新的話語和你們說。”

這是我們三個朋友談到我們事業的一夜。

“Z 起程的信，接到己將半月了。但他還杳杳不見。海路上會有風波，莫不他己帶着他的生命沉淪海底了吧？”C 緊急惑亂的心情，是如何太無道理地表現出來呵！

“絕不會！絕不會！”P 的反答。

“絕不會！絕不會！”我的反答。

“但是即便沉淪了一個，我們仍不會罷手的。我己對十五個同志發出急信，要他們趕兩禮拜內同會 P 城。回信只有三人的尚未會接到。”

“我們的命運，要緊急地開始呢。兩禮拜的閒散日子，於我好像太無聊寂寞了呵！”我正思念着我們的將來，一切無名的在征殺裏的報告，襲動了我的

紅

心。我至於憎惡時間的消散。

“快來呢。時間給你以養精蓄銳的餘裕。”C 對我安慰着。

我的力在血脈裏伸漲了。我覺着它們是多足的強勇的蟲子。我用力壓迫着它們，要想教它們安然退縮下去，但是失敗了。因為我將調用來壓服它們的，正是它們自己。

我失敗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我的力征服了我。我被力調動着，拿起拳頭亂擊着牆壁。

P 注視我的舉動。眼睛歡迎地歌唱，跳躍。我的拳頭應和着他的眼球，不已地打擊着。

C 說着話。

“會議中最要緊的，乃是陣線的分佈，與放火的日期的決定——我想 B 是仍是在 T 城好些，那里你的帮手較多……”

我侮蔑 C 的話。因為好像他正在侮蔑我的無力呢。我想着：我不是無力的鬆蛋我不是無力的鬆蛋！戰線麼？長，長，越長越妙！殺來多有趣！長到千萬

里,我也要一手把持得。我的兩眼要照顧着,貫串着那亘長綿延的陣線!山脈似的,河流似的,我的力量,要約束着,調動着這陣線!而我自己要飛起在空中主宰了全面,這生動的,雄偉的工作,將產生出,創造出些甚麼影響來呢?這荒廢的,或可說是腐爛的地球,不將從無知中失掉它的殘喘餘息麼?披了人的皮相,投生在,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廢貨’,不將隨着地球的塵泥,破碎地飛起在空中,或則整塊的,半截的,殘廢的埋沒到地中麼?但是,好笑呵:他們死了!他們埋沒了而死的,埋沒了的只是他們空空的自己,沒有帶去生命那個東西。——生命不是他們所有的;他們在投生在世上的不久之間,便拋棄了生命了。

我將如何高興我的惡作劇呢?殺人而不聞哼聲!死者無門呼籲,因為他們的被呼籲者,也被我弄到同他們一樣的命運了。

我高興,我真高興!我迷醉了!……

C 爲甚麼不讓我獨攬了所有的全個的戰線?

我真憤怒：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B，你贊成我所給你的任務麼？”C對我的激烈的默想的態度懷疑發問了。

“我嫌不足！”我把他恨視了一下。

“好兄弟！看你的力量吧，任務是無限的！”他高興地笑了。

“放火期較遲些好，因為我們可以多找得幾個幫手。”P對日期開談了，“Z的歸來，定然有些新的戰術教給我們，而這些戰術，仍須有練習的日子。這也是要遲些的一個原因。”

“當然呵，——”C應着他。

“但怎能耐下去呢，我早已拜別了我的生命了；我熬活着，生命將笑我說謊，或者退怯。我羞赦這個呵！”

“有你的死期呵，不忙。遲些時間，你將死的更轟烈，更龐大。”C又教訓我了。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我出到P的院中。黑暗擁抱了天地。望不透的星光，棋子般閃耀，漫散着。我侮蔑這些微弱的發光

者。

我轉回屋中。我問 P 道：“K 不同你一塊住屋子麼？”我又想到一個朋友，離別了二三年的老友了。這一次的會，他也要出席的。

“在，在呢。但他昨日上街去還沒有回來，正不知他宿在那個友人的家中呢。也許在酒館裏。”

我想見 K。K 是胖不胖，瘦不瘦個兒平常的硬條條的一個漢子。他的右臂很有力量，我馬上想把握一下。

C 也追問 K 的今日。但 K 的今日，終於不會被我們探討得。畢竟奇怪，真不知他失落在那里了。

我要走了。C 結束了他的談話，告 P 以明天來時，教 K 去找我，如果 K 今夜歸來的話。

我們走出 P 的客寓。

路過黑暗！不好走。我驀然想到我是正在一個宏大的首都。首都的街巷也有這樣僻靜的！好，好，正好借它的光，屠宰這將壓倒這個城市的滿滿地棲息着混沌着的醜類，那些廢貨，叫作人類的！

我携定 C 的手，穿過無聲的街巷。
黑暗逞使威權，我看見它的努力……
我想我們一定要造出紅日來壓倒它！
五百個紅日！五百個紅日！……
掛在天上五百個紅的太陽！……

我加緊了步伐，一直落到 C 的寓門前了。他不送我一程，我進了我的厲所。（我們的寓居，需要分開的。我們都愛僻靜，讓自由的心靈自由去，單獨的心靈單獨去。這樣我們各人都可以都追求到更大的東西，更多的東西，更新的東西，以應我們共同的需要。我們如此，並不失共同生活的感受；並不隔膜。而且更緊要是怕被發覺我們的陰謀的問題。我們這樣住居，不幸時，我們不會被敵人一網打盡；我們的陣線，不會完全被動撼，失了基礎。我們會這般計劃。）

我收拾了舖蓋，吸着一支煙，並不招呼一聲店伙，便埋頭睡下了。

睡中我作了二三次可厭的夢。這許是初來生

地的原故。

五

清晨起來，我把昨夜的夢整理了一番，幸好還沒有忘却。有趣！有趣！當在夢裏，我曾加以憎厭的，現在回憶起來，却是綵雲的花色，好風的飄颻，水的躍動，組成了的妙景。我能常生活在這樣夢中麼？幸福哉！幸福哉！吾將記出我奇異的夢來：胡丘小記

第一夢：我好像走上一座聳高的危樓。樓壁是傾圮過半了；四方有暴風穿入。樓梯倒跪著，破壞了許多踏板，如像一個貧病殘廢的可憐人，爬伏在地下似的。我是踏在它的背上以上登於樓之極巔的。我的足蹦蹦地抖動，恐懼埋藏在我的足下。我思以鎮靜的力量壓伏了它，但壓伏好似挑戰一般，越發幫助了恐懼的威力。哎！恐懼征服了我！但，我想了：我怕麼？怕麼？我毅然決定了，我將獻身給恐懼，我贈給它我的生命！但，真好怪，這樣我便再看不到恐懼的踪影了！它爲甚麼銷聲匿跡了呢？它已被打敗於

紅

我的犧牲麼？不必理它！我走上最高的樓巔。我是在最高之樓巔上徘徊。樓巔透出席片大的孔子來，光明從下邊投上。我俯首下視着，無底的深蘊。我小心着，爲甚麼我要小心着？於是我放胆踏上這有孔子的樓巔，想從左渡到右，打個圓圈，四方瞻望一下天外的風物。但是奇蹟（天外的奇蹟）不會被我發見時，我的雙足已失陷到樓巔的罅口中。在罅口的吞噬人的大嘴邊，我馬^上意識到下邊有無底的深蘊，無底的深蘊！我喊出“我死了麼？”這樣卑情的乞求的語句。但我也驀然感到羞恥。代替羞恥的便是快樂。於是我快樂地下墜；也好像正將下墜到快樂的無底的深蘊中。我下墜着，我下墜着。憶想在無底的底的上邊，必有些奇異被發現。我歡迎這個！我歡迎這個！於是我便發現了，我將墮落在—叢刀林之上。刀刀有光，射出長的光芒。長的光芒錯綜着，幻出有組織的花紋光景，閃耀在空中，正如我們空幻的理想一樣，那般美麗神趣。吃！吃！吃！我墜向刀刀上了！奇異呵，我真絲毫沒有痛苦，我真快樂，快樂到不可

思議。我想我的肉體已被分解了，逆飛在空，跳躍在空。肉星！肉星！般紅的肉星！我恐懼麼？真個我已忘了這兩個字；衝在我的心頭的，是無名的盈實的快感。我是靈魂麼？我是靈魂麼？沒有整塊的屍首躺在我的眼前，有的是已經變幻了的肉星，夜裏的螢蟲似的矢叢般亂飛。我是靈魂呵，我輕盈飄落在光芒亂射的刀林之旁，讚歎着，觀賞着我的死後的喜劇，肉的死劇！我笑了，我歌曲了，生命是要這樣歸終的！華美的結束呵！偉大的收場呵！我捉摸不透那無盡的意義！於是我醒了。

第二夢：我漂流在大河流的狂濤激浪之中。我不知道我爲甚麼剛才還在岸上徘徊，而突然羨慕了中流了的團圓，便一脚跳下去的經過。現在，只有水是我的母親，她吃緊地抱乳着我。這是如何的吃緊呵！我的四肢軟癱的如小草一樣，蜷伏在風的飄漾之下。我是蜷曲在波浪的有力臂膀之中。熱烘烘的愛情呵！波浪給我以極量的愛。她是我現在最渴慕的愛人！但是我怎能到了這樣適意的境地呢，

紅

我抱擁在唯一的愛人的懷中！我親吻她的乳際，溫柔的馨香！漂流，漂流，我隨波逐浪，湧向無邊的海頭。我希望發見些甚麼。心情熱切的在懷想。正如要希求愛人的遺贈一般，我拍着她在睡眠的心祈禱。漂流，漂流，我漂流向無端的海路。我希望我的希望急速的發現。我出力抱擁水流，但我已被她抱擁的軟癱，我沒有力量。我低聲喚叫她，想叫出“愛人！愛人！”的語句，但她已用愛的酒漿般的力量塞住我的嘴了。我單獨地只有希望。我單獨地只能希望。我眺望前面的波濤，那是自然之神的力的表現者吧！那樣狂激，那樣澎發。在我身邊的，總好像矮小一些，怯弱一些。於是我悲怒，我想三二步趕前上去，得以捉獲了夙在前的怪獸。我為甚麼自居退縮呢？不能，不能！我要殺却我的退心！我為甚麼不能湧上海浪的最高峯？我必須上登它的極巔！正如懷疑一派的理想一般，在前面的總較眼前的，大樣，好看，華燦，珍異。我為甚麼不求得其最高者！去！去！湧向前去！我撲向前面的狂濤激浪之中了：波浪如山嶽，擺動的

山嶽。它的調尾轉首，正如河海的全身在動。我真滄海之一粟呵！我是一粟！我漂失在海的躍動之下，我翻滾；忽而被翻推在海的空中，我望見青天了，我翻滾；忽而被翻推在海的底面，我摸着地壳了，東一波，我被推向千里之外了，西一波，我被推回千里之內。雄宏的旅行呵，雄宏的開闢！我將由歡喜而迸裂了，不假借一些外力。然而我也將由歡喜而堅固地凝結了，超過金石的硬韌，不假借一些外力。我真是跳躍在生命之上，生命不輕視我，湧推！湧推！鼓扇！鼓扇！海神呵，海神呵！我不知我將如何掬誠貢獻於海，乃可報酬它的厚贈。我歌唱吧！“海呵，海呵，大力之神呵；從你這裡，我認識了宇宙。”但我聽不到我的歌聲，我的聲音，被海吞沒了，我的心在跳躍，隨着海濤的飛走在跳躍。我一直跳躍前去了，我將更發現些甚麼呢？我想我必然可以不失望，因為海是這樣無盡藏的。去吧，去吧，我只湧向前去吧，好東西期待在那里。我湧向前去了，海水頓然光明，真像琉璃世界一樣八面都覺的透澈。水中潔淨的沒有產物，魚

鯨之類，都向安靜的水角裏逃避了。這裏的波濤過於猛烈，一切東西都發慌震恐而躲去了。配麼？配麼？它們真不配受這樣大波濤的洗禮呵！我兩眼望見一塊大的礁石，橫阻了我的去路。但水流很緊急，我沒有躲開它的餘裕了。我勢將順流碰觸在它的鋒刃上。“這是我的終結地呵。”我的心驀然開亮了，我頓然了解了我的意思，以及河海的意思，宇宙的意思。我於是掬誠歡迎那前面的礁石。我祈禱海流更快些衝前去，以成就我的末日。在我已經獻身在礁石的鋒刃之上時，我真的不曾感到甚麼痛苦。血的流擁合了河海的流，加添了海的色彩，歡喜的又前去了。肉只有輕輕的蝶翅樣的皮囊，漂浮在流動的水上。我讚歎我的結束；我是不死的靈魂，旁觀我肉的喜劇！……

第三夢：我正踏陷在敵人的陣地中。但我不需要逃走，而殷切地需要着前進。終於我踏上人家火線上了。下有地雷，轟然地爆烈，我的靈肉分化了。一起起在空中。我歡呼我的勝利的死，沒有恐懼。……

這樣斷斷續續的夢，接連作了三幾個。現在記出來，夢的味道大減了，只存些皮相，好不滿意！……

C 需要我的夢，我將告知他，他的確愛聽。

P 許找 K 去了，或者已找見，我須待着 K 的來訪。

太陽已走上半天了，我要吃早飯。

六

時間已經走去四天了，而 Z 的消息仍在杳渺 K 呢，他同 P 來拜訪了我二次，都未曾遇面，原因我不喜歡在客寓裏^捱枯守，閒暇時便要出在街巷上游散。今天得着 K 的由 C 處寄來的話，要我等候他。時間快到正午了，他還不見到。

我收理着我的行篋，想從這裡找到幾首舊詩給 C 看，但找不到。真個，我已忘了我久長不作詩人了。我變做要殺人的暗昧的強人時，已經把詩稿都火化了。只存着的是寄 W 的一捲。

然而我今日想作詩。我到底有詩的嗜好和天才呢。比如我和 C, P 飲酒的時候,我是不能禁止要歌唱的。無論他們的厭聽愛聽,而我到底不自生厭。其實我不是也早已宣布了我不再作詩了麼?

C 曾爲我的詩歌下了淚。P 曾爲我的詩歌,討厭自己落下淚來。他們是以石腸鐵肝自己養練過的,然而也有超於鐵石的強力的詩!……

到底我不能忘情於 W:呵,愛人!世界是這般無聊無賴,簡直似一個敝衣襤褸,污穢病殘的賭棍!我憎厭它的病相!我不能再耐看他的死症!爲此,愛人,我將離開你,永不再抱上你的雙臂了!英雄麼?俠客麼?我未曾稀罕過這一套空虛的名詞。我的肚子裏生氣,那氣,怒恨地不可遏止,它主宰了,驅使了我的全體。

“我該不該離開?”那是不必再討論了。“我能不能不離開你?”這是問題。人類的罪孽,已經浸蝕上我的靈魂來了,我不救他們,我將不能自救。正是呢,我不能殺却他們時,他們不會再生。一切於他們

都太淺薄了；淺薄的療治等於種毒？我也很想憐憫他們的罪孽，但他們自己却不曾憐憫那罪孽。這是說他們已經流離忘返了，沈湎，昏迷，在罪孽的喜悅之中。這真沒有法子！……

呵。人類憎惡一種善意的救拯，無所不用其極。於是我也曾被捕捉過了，被唾罵過了。我從長久的善意之中，找不見我的出路。我會傷心到無法可施的地步。

但最後我瞭然了。人類已不能再救。世人所謂拯救者不過以手援之而已；然而這樣將被救者拖倒救者自己；或則在惡意的揣測中，救者的雙手，會被人桎梏了，割斷了，當作施救的報酬。

真不足怪呢！人類以為人類應該都倒下去。……於是救人者是道德上的罪犯。

我曾作過這樣罪犯，現在棄去了。

淺薄的手段，不會給人類以滿意的。我將尋求更大的毒藥獻給人類，令他們歡喜。——狗叫了。

狗叫了。人類歡喜作狗吠，追在不倒下去的

少數的人們身後。

呵，愛人，我把生命付給我的工作。我想殺淨人類，殉之以我的生命，祈禱自然之神開一新天地。

我不再思念你。好好的撫養你自己的化身吧，那個可愛的我們的嬰兒……

我的精神上，需要着往前去創造，去破壞。我便是這創造或則破壞的信仰者。我快樂我的信仰。我並非眩動於英雄們的歷史呵，我乃眩動於我精神的激潮。

——我這樣思念 W，幾於從眼睛中再找不到別樣的印象。

門響了。

院中有脚步聲。

“B 在麼？”是 K 的聲音。

我跑出門外了。我握着 K 的手。我們走進屋中。

K 真健壯，他的右手的力量，仍不減於過去的日子。我的手被他握着，如夾在兩片鉄板中的。

“好了，今日遇見了。”他笑語地眉開。

“白跑了你兩三趟，我都出在街上。”

“爲甚麼你又好逛起街來？”

“真個心情變了，”我遞給他一支煙捲，他接了，坐在我的床緣上。我說，“我現在不能再枯守在任何的獨室之中了。好像需要一種新的東西的發見似的，我喜歡在街上亂衝。”

“急瘋了呢！兩個禮拜，都不能安耐下去？”

“其實，我們不能便放火在兩禮拜之後。”

“真是。”

我對着他的衣服，閃出奇異的眼光。一雙破的爛皮鞋，套在他的足上，污泥滿掛着，正好像常行在夜中，失陷到水窩裏似的。身上掛着一領夾袍，好多孔子被補綴着。我想，流浪的生涯，有這樣貧寒，然而他臉上很自在，有强的光煥發。

我注意他的態度。

“C 告我你來了。但我是睡在一家酒館裏三天不會外出的，也許你到此時，我已睡過一日了。睡足醉足之後，我跑到 C 寓去。他正起稿一篇殺人者永”

久不死的文字。他寫着便告訴我你來了，並且簡單報告了你的一切；我便走出來找你。”

“這是第一次找我不見吧？”

“是。你的門鎖倒掛着，我只從窗孔望了一望便又去找 P 去了。”

“P 在家麼，現在？”

“現在，我不知道。第二日我同 P 來此，又不遇你。我們真不知你會走上那里去。”

K 的話特別宏亮，無愁無慮地，我好像看見一尊活潑而好殺鬥的天神。純然的只有殺鬥撲打的精神，隱約地閃動在他的身後。

“你們真過些貧寒日子呵！我見 P 的住室，寒村到像一個乞兒家！

K 也微微地報我以笑。他在欺侮那些貧窮呢。

“P 等着你我去。我們該走了，有甚麼話到那里談。”K 說着便站起來，我把屋內收拾了一下，找着我的隨見錄。（這東西是備我在街巷中走時用的。）

我們出在街上。K 走得真快，跳躍似的；前面不

知有甚麼目的在待着他。路旁有狗在交尾，K 拿石子擊着狗，狗嗥叫，引得路人大笑。

K 飛奔，戰士似的，在太陽之下。

我追奔着，氣喘息着。

路上的人，沒有個不納罕 K 走路的步調的。驚異竊喜的眼光，矢集在 K 的身上。K 已用步調征服了人類了，我想。

我高興着，追在 K 的後面，正如我追逐理想一樣的努力不厭。

P 在門前了，笑着，笑 K 的飛腿！

我握上 P 的手了，K 已走進院內。

P 同我跟在後面，我們落脚到 K 的屋內。

K 脫下他的大褂，赤身站着，羅漢似的。我看見異樣的光明的神象。

P 同 K 開始吵嘴，不知少了些甚麼。但 K 的聲浪特高，引得 P 同我都笑。

K 屋內也特貧寒。但貧寒好像正是他們固有的，不足掛齒。

P 提着一根棍，自謂是他的愛人。他不肯一刻離開她。

K 展開一本小說在默讀着。P 和我談天。天涯海角都談到。

“你不是不要愛麼？那末，棍子該拋棄了。”我笑問 P 道。

P 怒恚我的話，說“人家便連一根棍都要拋掉，讓你抱着女人睡去！”他回答我的太逗笑了。

“你的棍隨侍了你會幾年了？這段愛的歷史，是必須對我宣布的。”我要求 P。

“自我失了愛女人的心後。”P 答。

“女人你也曾愛過？——”

“沒有！沒有！我不需要愛！”

“棍子的愛，不等於女人的愛麼？”

“棍子忠實而女人狡猾。棍子可久愛而女人易變。”P 狡辯着。

“呵，棍子的戀愛史起於何月呢？”

“一次，我提着我的棍上街去了。這事須發生在

二年之前，那時我尙未會加愛於它呢。我碰到狗的交尾，全個路口，都被它們佔領了。我的棍生了氣，怒了，花喇乒噠的一次惡打便趕掉了它們個精光。我於是賞識了它的勇敢。”

“真是利器呵！”我讚歎的說。

“然而我還不知它爲此而竟犧牲了頭顱的一角呢。當我撫着它的戰勝的餘威，走在街的當中時，我探它在地下，感到短小了。我提起它來，察看之下，這才明白了它犧牲的勇毅。於是我便把從前對女人們想要付給的愛轉給了它。”他得意地敘述着，棍子在地下打着拍。

“現在的女人，真不見有個及你的棍的勇敢的。”我讚揚着。

“棍自被我愛了，更效命於我。我借它免除了許多小小的危險，而且行路時我好像有了侶伴，優良的侶伴。”P 結束了他的話。

“怎麼此地狗的交尾那樣迭見層出呢？K 剛才也逗笑了我。他真會打狗。”我奇異的探問。

“我們都會打狗!這是應學習的一件本領!” K 從看書中添在我們談話裏一句話。

“不然,狗子要遮斷我們的路呢。” P 應着 K 的話笑了。

●我想,如 K, P 等這樣浪漫的生涯,是不會得到人之深思遠察的。而他們行之不疑,依之若素,瘋狂便瘋狂吧,他們這樣自喜。

兩人呢,誰知道此中的消息呢?只於拿幾句淺薄的吠叫,罵道是呆子,正是呆子本人的自白呵。

然而,也何許他們吠叫?他們也正同狗的命運一樣,污穢一樣,正待我們打掃,正待我們殺戮呢。

愚者不知其死之至,徒喜其生之樂,一般都在如狗的交尾一樣熱鬧地混動呢!安得 P 的棍盡杖之?!安得 P 的棍不變為可愛的人?!……

放蕩麼?病態麼?不病態的是這個將死待死的世界?我真不懂狗兒的吠叫的意義!

這夥狂人起了勢時,是一股狂風雨,從夢中襲殺世界的。……

把他媽的，待着吧！

我這樣想着，悲哀又湧現了。誰知道這悲哀叫甚麼名字！

我偷偷地拭我的淚。轉頭望 P, P 已沉沒讀書中了。

K, 還把着那本小說，口上微微吟出些字句。

我出到院中，太陽正中了。是個驕天的晌午。這里像有些意思，從太陽的烈焰中傳出。

我把太陽望了一眼，她美麗的如美女人的光臉。團團的光火照臨了一切，惟我太愛了它。

“愛呵，愛呵，火熊熊的愛呵！”我把太陽讚詠了。我走進屋內。

我報告他們時已中午了，該出外找飯吃去。

“真個是努力者！”我從新看到他們寒村的寓室內的一切，轉眼到他們孜孜不厭的讀書上，從心頭暗暗地湧出這句讚詞。

在我們找飯吃的路上，K 仍是飛奔着，如像一隻跳鳥似的。

這日的夜中，我便宿在 K, P 的寓內。K, P 都沒有被褥，和衣躺在臥床上，便算睡了。黑暗包圍了這一間小屋時，我們正都在枕藉着，相互擁擠着呢。黑暗裏有誰知道這樣故事？其實我們正驕傲一切呢。預備着在這樣一間小的暗室裏，發放出衝天的火花來，燒毀了天地的陰謀，的確不會被任何人發見。人類呵，活在懵懵中，死在昏昏中的東西們呵，暫時得讓你們賤視此小屋；此小屋之中，埋藏的東西，你們是不必知道的。我們真貧寒，你們佔據了世界上的高樓大廈，逼我們處此。然而你們也會想到你們的高樓大廈的命運麼？那命運是放在此小屋之中。我們將從你們的賤視裏，把死亡送贈你們去。

我想，我的身體，還許未經過甚麼大的飢寒呢。而 K, P 等是日與餓寒為緣的。今午，我同他們只吃得八個米窩窩，三碗稀粥。他們吃的都極有味似的。

K, P 睡着了，我却不能截斷我的思想。P 一次對我會說過中秋的故事。本來預備有足夠一天的吃用錢的，然而一部分被店伙要去作了賞節錢了，

接着來的客又非常之多。兩肩夾着一張嘴，來找朋友，然而他們自家是日常過渡在闊綽的生活之中的。進門就要飯，吃了飯便走。真個並不是爲談談來的，而K, P 等便因此失了飯用。

讀書，抽烟，代替了飯。這是他們日常的並不奇怪的生活。

我想，人生路上，有多麼花樣呢？K, P 等的花樣，也夠燦爛了吧！……

他們勇敢於理想，勇敢於生活，於是生活變成他們的把戲和奴屬了。終日燃燒在心頭的，只有理想的火花。

K, P 的信，異地朋友不易得到的原因，實亦坐於貧寒。郵票都寄書報給朋友用了。

呵，我慚愧呵！爲甚麼我要過那樣安適的日子呢，在一個禮拜之前？

我於是緊緊地抱上K, P 的在睡眠中的身體，把頭移向他們的臉上各個熱烈的接吻了一次。……

我嫌寒冷，但我討厭我的感覺。

我嫌不舒適，牀太狹小了。但我討厭我的覺感。
我覺着K, P 的脈息在跳動，我想跳身鑽進他們的脈管裏去。我以為生命是在那個地方的。
我驚駭於 K 的如雷的鼾聲。但我同時想到沒有第二人會被驚駭於這個的。……

我夢想將來。

夢想壓迫了我，我熟睡了。

在夢中我飛到自由的天空。

我旅行在天空。長的路程誘我。

我被誘了。酣夢！酣夢！

七

在我的隨見錄上，有這樣幾段的記載：

人類真混蛋到不能講究的地步了。人們壓在人們的頭上。在頭上的不知墜落的危機，在腳下的不知羞恥。

我漫步在一條繁華的街市上，被人們稱作國之首都的，不過就是人壓在人頭上的意思。

一個洋車夫拉了一個狀似病廢的兵士在飛跑。飛跑的速度真太大了，足夠驚人的！這也許是車夫對兵士的很誠懇的敬意吧。原來兵士是最招人怕的，而車夫是最害怕。

街巷的出口是十字街，車馬往來的很多。這個車夫被‘愛敬兵士呵’這樣忠勇的使命，和熱烈的心情驅使着，他的兩隻瘦腿變的健壯如善飛的鳥翼了。在街道上，誰不稱異他是個有力的善走的車漢呢？

我真納罕他的勇氣，賣力。跟在他後面觀賞驚嘆的人，不祇我一個，簡直成了羣衆了……

我預料他可要碰到危險呢。我發杞憂。他畢竟衝出十字街心去了！他真是個勇敢的效勞者！

假如這事裏不發生危險，車夫的忠肝孝胆總算對兵士盡了吧。但兵士也許仍然不接受他的這樣禮物，而祇以一句空話：“沒有帶錢；再會。”交代這

件事，一如軍情緊急時的拉夫似的。但車夫真不幸，他沒有好運碰到這樣平常的優禮。

車夫的忠勇賣力，正是他的不幸的變相。車上躺着那個帶病的兵，其實看起來並不是有甚麼重病。不過假借着幾聲呻吟，要顯出他疆場上的功績在這一條人海的大街上罷了。他歪着頭吮吸着一根紙煙，火花落在車夫的號衣上。那件黃色破舊的號衣，表示這個車夫從事於這等賣腿生涯的長久的歷史，正可以說是鐵證呢。

隨跟在這個坐車的兵士之後，夾在衆人之中的，還有三個兵士。他們都是兇糾糾的，眼睛在奇異的閃爍，似乎落在車圍的羣衆，都犯了甚麼罪果，他們臉上發出大不滿意的顏色。如臨大敵似的，他們緊跟着車夫的脚步，對觀衆發出無限怒恨的一瞥時，我聽見他的罵聲了：

——滾開！給閃路呀！

——有甚麼看頭！蠢東西們！

於是羣衆都退開了。一條大道寬敞的臥在前面。

車夫飛奔了。他加力在他的兩腳上，想使他的脚變到會飛。

便在這個當兒，車夫的號衣上的火花，重新燃着了。風在號衣的飛揚裏，幫助了火勢。

病的兵士不朝理車夫的號衣，仍然吸着煙，閉上了雙眼想要睡去。假裝的呻吟也早中斷了。

車夫是不是已覺到背上的炙熱的苦痛，我不知道。但我看那火熱早已該把痛苦遞給了他。他爲甚麼回轉頭來呢？這小小的火，明白是在車夫的背上，不爲任何觀衆所瞅見的。

車夫或者現在感到背上的癢癢吧，他回頭看他的號衣。但是隨跟在車旁的兵士，却罵道：“快走呵！”他便隨聲又飛跑了。

到底車夫忍不住了，飛跑的脚步，頓然停下。他想要察看一下號衣——他想要知道那號衣上躲藏了甚麼咬人的蟲豸。

然而車翻倒了！這一則是背上太癢癢，車夫受不了了，二則對面又飛來一輛洋車，正如這一輛那

般邁飛的快的脚力，使他無躲閃的餘裕了。於是在惶急的情形之下，車翻倒在街面，那個坐車的兵士倒了下來。

車夫的背上的火，並不甚旺，只燒了兩個銅元大的孔子。但這火的炙痛還未被牠止熄，而車旁的三個兵士，已代倒跌下來的病人抱不平了。

——他媽的，瞎了眼睛。——兵赤的一拳，打在車夫的背上。

——這小子真可殺！——冬的一脚又飛在車夫的腿上。

——他媽的，好狗入的！——躺在地下的兵士怒罵了，裝着難於爬起的樣子。

接着如搗蒜似的，車夫身上不通不通地請來三個兵士的亂手亂脚。直打的他不聲不響如一塊頑石。

最後一個兵士看到妙處了，一拳打在車夫的腦後。於是車夫伏身蹲下了。那啜泣的聲音，從人羣的嚷叫裏微弱地透出。

——真好狗入的!瞎眼東西!不打死,不出氣!於是又有一脚飛在車夫的腰際。車夫安然忍受着。

在我的觀察裏,車夫臉上並沒有怨色。他只是白燒毀一領號衣罷了。對兵士的不報酬的飛走的効力,是義務呵!挨打更是活該!因為不論是任何原因,而結果是倒了車。或者進一步還可以引為日後的教訓呢。好車夫!好車夫!即說燒掉一領號衣是謝罪,他也樂然承諾。但這領被燒毀的號衣,却不曾拯救了他的挨打。

我的肺腑氣炸了!

當那個病的兵士,又被另一輛洋車拉走了時,這個車夫懶洋洋地也拉着空的車子走向人叢中去。

我的肺腑氣炸了!

我承認這是首都的‘生’的代表的表現。

C 告訴我,P城的夜景很熱鬧。我來此夠一禮

拜了，却不曾作過夜遊。想來熱鬧不會便動人，倒許是罪惡是這裏的特產呢。

我被 C 的話誘着，終於作了一次夜遊。我遇到一個毛賊，穿着一身兵士的灰衣作竊。他終竟不是妙手，當他挾上人家的貨物在偷走時，馬下便被發覺了。

這是一所電汽燈輝煌的夜的市場。

燈的光亮在竊笑着這個毛賊的拙劣。作賊是要有胆量的，而這人過於愚弱。當他被發覺了時，他不能逃走，兩腿如被甚麼絆住了似的。

自然又是一番熱鬧。毛賊的挨打，衆人引以為笑樂。當失主用狠毒的拳頭，擊在那毛賊的腦門上時，沒有一個人替他擔心那一條無聊賴，沒價值的生命！……

毛賊沒有感受性。打罵任人自由着，他活釘在地上不動。當失主拉着他走時，他隨着走；當失主命令他站定時，他隨着站定。他是一條死狗！死的生命！

旁觀者勸主人道：“別再打了，這小子像害病，

快死的樣子。”然而‘這小子’三字不確，我看他已是五十餘歲的人了。

害病？誠然吧？作賊許是他的第一次。他那樣生疏於作賊的樣子，連失主也像察覺了。

於是他從失主的手下逃出……

我不知這一條弱小的生命，將逃走到何地；但我想，總該又去作賊去吧？甚麼都不是他能做的，藉以維繫他那條待死的生命。

甚麼弄得他病弱到這步田地？我不思想這個，但我在想那‘生命’那件東西。‘生命’賦在人類的身上，牠被侮蔑到這般田地！牠被人類踐踏了，接受着像一個狗的屍首的被待遇。

我的話說到那些旁觀者和失主的身上，還是一樣的道理。他們都自以為有生命，或則且用‘強盛’‘超越’等名詞，加之這個自謂所有的生命之上。其實我也不相信。

其實他們也早把生命那東西踏踐死了！但，在他們許是自己殺死了生命，而在那毛賊，却是被人

殺死了生命。反正已死的是那件生命呵！

我想給他們祈禱再生。於是我想殺死了他們，不分強弱……

C 不會說過麼？“朋友，死去吧，生命已與你們的生活告別了，而將附上你們死後的屍身”。我想便是這個意思。我想拿這段記載找C看去，印證一下。

3.

C 給我談一個妓女的故事：

他說，一個妓女愛了一個逛客，同時也引起另一個逛客的憎恨。

在道理上，妓女是不應專愛了一個人的吧？！她做的是多數人的愛的買賣：既不許買而不賣，又不許不買便賣。私下的贈予，更是非德。

然而這妓女不能行其買賣主義了。

抱憎恨心腸的是個少年。而被愛的却是個中年以上的人。而介乎此間的那個妓女，又會稱艷一時。於是便發生了慘劇。

一個夜晚，那少年重新過訪那位妓女去。他們不晤面已經很長久了，那是相互憎恨的表現。但，這一次新的拜訪，與其說是融洽的增加，不如說憎恨的隱藏爲是。她起先不理他，但終於被他的溫美的謊話騙了。她同他睡了覺。

在第二晚，這妓女又同他的情人，那個中年以上人，在一處宿。

這人好像受過甚麼大磨折似的，最終要求一種皈依，才跳身到花界。

他臉上縐紋很多。坐下時便好像和尚入定似的，雙手扳着膝頭，不知冥想些甚麼。

然而他真愛她。他簡直不惜生命以殉她了，不過兩夜便要來一次。

來時，她也沒有話同他多說。然而她也好像真個愛他的，她不厭棄他的衰年，常坐在他的抱中，默然地相視着。

誰也不知道他和她的結合是得力於甚麼的。明白的他又是個窮人。

然而那少年是抱了深藏的大恨的。在這中年人沒有和她結識了時，他便先佔有了她。她也曾給他以愛，但也許便正是那買賣的愛吧；但他不能辯認。

因此，他恨她，他陰謀殺却了她，了結他的深仇大恨。

昨夜，她和這少年睡覺時，這少年特別馴順，馴順到使她驚異的地步。

“有危險將發現了麼？”她也曾這樣懷疑了一時，但不久便又被他瞞哄過去了。

沉酣的黑夜裏，這妓女抱了她的情人在熟眠。一切都好像在懵懵之中，將發的危機，不被理視。

‘克察’的一聲。妓女的房門被踢開了。然而妓女和自己的情人，不會聽到。只有仇敵在暗中行使着毒狠的手段，他自己知道。

於是妓女和那個中年人被暗殺了。這段風流冤債，便驚動了一時的少年。

C 說完這件故事時，他批評了。他以為那中年

人最不夠人氣!而那少年是勇敢的,妓女是薄命的。

我也討厭那中年人:他不曾反抗,只會睡覺。

然而一時的少年,都罵道是妓女反覆,少年無情呢。

八

在 C 的殺人者永久不死一文裏,我得到生命在一條直線上的了悟。那是生命如一條長遠的無限境的路途。在路途上,花開着,香溢着;草蒙茸着,漫散着;有水的光流,有山的蒼翠。一切物景,斑斕着,紛紜着;散亂而有秩序的美,錯綜而有線索。一切在開放着,在喜悅着,在生命的動流中動着,組成生命的海,溶成一片光的波。

行人漂浮在海波中,挹取了生的豐富的美的所有;你,你任意掠竊了生命的寶藏,生命歡喜你;它歡喜如自己贈給你的。生命對你點首,你承受了它的點首吧!你以微和的笑容承受了吧!那是你被愛於生命了。那是生命給你的戀。

你們的婚禮將開始了;在你的行路上,你將看

到愛的光波的流行的光線。那是生命的橋，那是生命引渡行路者到那個另一光岸的橋，那是戀愛的火線。你跳上去吧！渡過去你將能找到生命。

生命是水流。你溶流在她的抱中。你的熱烈的心情，將把你的腐穢的軀壳燒掉了。你輕盈地溶化於生命。

她告訴你，那前邊是無邊的海流。但你也歡喜探探去。那是宇宙的池沼。躍落其中的，有健飛的大鳥，與善走的野獸。但，很少很少吧，曾不見那池沼中有人類的骨骸。

你便當作第一人吧，開始躍落其中。你開人類的未走之路，你該知道有多少歡喜的意義。你不必趨趨，雖然那池沼是黑暗的深水，然那黑色裏是藏着未發現的文字。

你，這個海的探試者，你嗜好藝術麼？去，去，去，這個海的洞天中，有深奧的文字。當你躍落其中時，你會聽到那些文字在自己歌唱。

你應聲歌唱吧。“無邊！無邊！無限！無限！”於是

你看見海水也似光明了，有光的文字，一片一片貼附在水的壁上。那文字都是詩樣的語句，簡短的成段，流動着，閃着光，微吟着聲韻。

你記誦了它的全體。

當你再泛濫到海的表面時，你能從心頭歌出那些文字。於是那大海便應聲給你謳歌了。狂浪捲起時，你湧向前面了。

狂浪再捲起時，你又湧向前面。

於是你推行在無底止的光天之中。

生命緊跟你的後面。

C 的文字是現實的，我却讀了生了幻虛的想像。然而我的想像，應該會和着他現實的文字在共鳴共唱。

C 喜歡我的幻想，他題名我的幻想是‘一隻鳥兒’他常喜歡地誇獎道：“鳥兒阿飛呀！飛呀！”於是我的幻想便振翼了。

C 有的論文已成集了。他想在他死之前刊出。

他尙未絕望於人類麼？這一線貪冀的念頭，留存在世上，會生出影響來麼？C 不知人類將用那一隻眼睛，看他的文字。但我想，人類只有兩隻眼睛的，不會爲了他的文字的原故，另長出一隻眼睛來。而那兩隻固有的眼睛，是不會理會甚麼意義的。

C 是希望人類的眼睛翻出新光的。但他也知道會絕對失望呢！

昨夜我曾作過殺人的幻想，但被K的譏笑打斷了。K 是不斷好來和我同宿的。他的態度太現實，不容人的眉頭打纒。他說幻想只是幻想，不會變身到事實上。甚至思想也是徒勞，耗費血力的壞的嗜好。血力在他說來是應該放射到動作上面。血力染濕了動作的跡相，便是創作下的東西。他只愛‘幹’所以譏笑我的幻夢的態度。

我不能奈何他。但他也奈何不得我的幻想。我常在幻夢之中。

他昨夜談到Z 的消息，他說Z 的船也泊到G 海口上了。G 海口距P 城，不過二三百里，火車半日

可到的，所以他約我今日去接Z。

他說，C，P等都約會過了，還有一個小兄弟H，亦已趕來P城。還有幾個不識面的好友也都來了。因為我們的會期，已經逼近的緣故。

今日是一個初秋的中旬天氣。

我等候着K，他該來了。早上他是往G處去的。來時我們將一同赴車站去。

門響了。來了的人很衆。

我從窗孔中望出去，C在前頭走，接着是一個很年輕的少年，那是H無疑。最後是P和都不認得的朋友。

P笑喊着：“B，還不出來迎接？”於是我應聲跳到門外了。我握過C，P的手，握過H的手，對大家都笑了一笑，讓進屋去。

獨不見K，真怪！

朋友們亂立在這小屋中，真沒有法子坐下了。C說道：“Z的信是昨午到的，說要趕今午便到P城。他要我們到車站等候他。”

我問K的行踪，P說：“總該是喝酒去了吧。”

我們要走，不等候K了。

大家說笑着又走出街上。

過往的人，誰知道我們‘幹麼’去？

人真多！螻蟻似的。這一些罪惡的蟲豸，世界被他們佔領着，生命被他們嚼食了呵！

我笑盈盈地走過街上，我真輕淨！我高興人類總在不知不覺。人死時是要快樂的，這一般人類，並不憂愁。英雄的色彩，英雄的行徑呵！把頭顱送給我吧！人們！

C很沉悶。太陽光射到他的臉上，害怕似的躲閃開了。

小弟H拉着P的手，行在道路的一旁。二人不知談道些甚麼。

有幾位不相識的朋友，都從路中被C介紹了。

我們的朋友真奇異，都好像已經熟慣了似的。這樣我們走在人不知鬼不覺中，我們一直衝到車站上去。

我回頭對走過去的街路，冷笑了一面。好像我的感情已熔成冷鐵了。

車站上還寂靜，沒有甚麼人來往。我想，Z的來到，還該早些。我便同幾個不相識的朋友，走出站外的野地中。

在野地中我們徘徊着。好像天氣特別晴明似的。我高興。

我問一位朋友說：“你覺得這天氣晴明麼？”

他說道：“更有晴明的未來呢。”

我喜歡他的答覆。因為我聽了他的話，我當下眼睛中幻出無數的紅日。

我拉着這個朋友的手，走的更遠了。

野地裏有花，秘密地開着。秋天快過去了，花是黃蒼色的。

草都跪爬在地，求宥於頭上的風似的。我笑它們。

“朋友，給我拔起這死草來！”

我的朋友給我拔起，送到我的手中。那草根還

帶些水土的潤色。

我把這些死草編作人形的玩着，朋友笑我了：“好創意呵！”

我把草人兒擲在空中，它掉落在地上，躺倒不起了。朋友跑去一脚踏入它在泥土中。

於是我和我的朋友笑着走向車站去。

K 已在車站旁站着，臉上鎮靜的用眼望着空的車站。我跑去同他站立一處，同時便也用眼去那空的車站。

車站亘長的愈遠愈細。我們望不見那端頭。渺茫的天色籠罩了那遠山的峯頭，車軌似乎轉入山下。

我聞着K 鼻中噴出酒的餘芳。我問他：“你在甚麼地方喝酒呢？”他笑着不答應我。

時間很不早了，太陽掛在當天。“快一點鐘了吧？”我想着，拉出K 的臂來，看了一下手錶——一點一刻。

C 不見那里去了。朋友們都散在車站四圍的

遠處。P同H在站左的小書攤上。

我真不耐煩了。

但遠處有汽笛聲第一次鳴叫。

於是K同我走前去。我們呼喊我們的朋友。C從站後面跑來，我們不及問他的來歷，只指點着告訴他汽笛鳴在遠山的層霧中。P同H也跑來了；朋友們都聚攏了來。

在汽笛第二次鳴叫時，車頭隱約出現到軌道的那一端。鳴！鳴！勢若有力的怪獸，飛也似猛撲將來。我想這車頭須自知它背負着甚麼人物在走動呵。那是我們的朋友Z他帶着鐵般沉重的新的力量，銜着矢般緊急的新的使命歸來了。

這重新創造個新天地的大的力量，壓迫在這飛的車上。我們都拿着驚異情急的眼光，注視在漸來漸近的車頭上。我們想教車頭受了我們的眼光，擊射，恐懼地快步奔來。我們是何等着急於見Z的面呵！

鳴！鳴！鳴！車頭近了。顯出車的全身。那個長的

龍蛇!活的龍蛇!那龍蛇搖頭擺尾,勢將吞噬一切地飛奔來了。

在第三個車箱裏,我們找見 Z 在向外瞻望。他在用和我們同樣情惶意急的眼睛,瞅着車站的人叢,找尋他三年不見的火伴們。

“Z 呵! Z 呵!”我奮呼了。

“Z 呵! Z 呵!” C 奮呼了。

“Z 呵! Z 呵!”朋友都向着 Z 的方向應聲奮呼了。

呼聲打成一片。Z 的回答,只從他的笑容上顯露出。

我們跑到停車的地方。

車停下了。又嗚嗚的叫了幾聲。如野獸剛停止了激烈的戰鬥,餘威猶熾似的,它伏屈在鐵軌上不動了。

我們拉着 Z, 同走出車站。

Z 的行李,隨身只有一個行篋,那被 K 提起如拿一個瘦鷄般輕輕的行篋。我代 Z 拿了他的手棍。

P 同 C 同 H 提着 P 的雙手在情亂地接吻。朋友們都擁在 Z 的後面。

“回 C 處去！回 C 處去！” P 高呼了。

我們一同着飛也似的走上街去。

人們是仍不理會我們是一杆甚麼東西！……

時候是下午二點三刻了。我們落脚到 P 的客寓。

朋友都要向 Z 打聽些甚麼。嘴多的如雷吼。Z 不能回答一個。

C 叫道：汾酒來！汾酒來！”

“預備飯呵！店伙！” P 代 C 喊着他的店伙計。

K 只高聲的笑，道不出半字。

我把 Z 細細端相了一下。他清瘦了不少。然而有力的眼光，愈加有力了。當我看到他的眼光時，他對我笑了一笑。

Z 的來，却也有些我們料不到的事：他本該早一禮拜多便來到的，而却誤了這許多日子。C 對這層最担心，他對 Z 發出疑問了。

本來 C 最擔心於小弟弟的行止的。也可以說他最擔心於他的朋友們的行止的。也可以說他是最擔心於我們的事業的。深一步說，還是他擔心於戰征的失敗。他以為人類總夠衆多了，我們殺去，總有個刀鈍槍折的時候，我們不能滿意於失敗，正如同我們不能滿意於淺小的勝利一樣。我們必須對人類有深劇的打擊。而這打擊的力量，在我們是只有心上的，內在的，而 Z 却給帶來手上的，外助的。所以 C 擔心他。他的存在，將增加我們無限的戰鬥力，而利到我們的行事。

“Z！為甚麼你竟耽擱了，一禮拜之久，才到此呢？”C 的疑問。

“話很長，我得喝點酒再說。”

於是 P 喊店伙備上飯來。K 收拾了一個地席。我們十幾位朋友，便打圍坐在地上了。

Z 飲酒，好像品一種新滋味似的，他細細地咀嚼着。C 催道：說你的旅行史呵！

“從 R 地到 P 城，本來早該到了。我是有意逗留

的。船走到 N 地時，我便下船入 N 內地。” Z 喝乾了一杯，重新又斟上。

“N 地，這地方有我的朋友，他是精於製造炸藥的。他的國裏，據他說也有我們這樣的結合。他正好像是其中一個領袖。我們相處的頂要好。他了解我們的同志。他說要幫助我。我所以竟在那里耽擱了幾日。”

“他到底幫助你些甚麼呢？”一位朋友發問了。

Z 說道：“炸藥的製造。”

“你的學問是甚麼專門呢？”

“戰術上我都學些，但炸藥我造的不比他的猛烈有效。”

K 高興的聽着，杯酒死吻在嘴邊。朋友們都對 Z 的朋友起了敬意，遼遠的不見面的敬意。

“我住他家，六個整天。他的秘密我知道了。他的炸藥有效，乃是材料問題。R 地沒有他那地方的精上配置。” Z 又喝乾了一杯。

“他以朋友之情，贈我以他最上等的藥料，並且

我們在他那地方的隱僻處，已試放了幾次，全不失敗。”

“你的朋友知道我們的會期麼？”C向Z問了。

“知道。”Z答道，“他不欲放我早來，便是那藥料還未齊備的原因。趕到他造就了時，我們才試放。這以後我才乘船來此。

我們都了然Z的不能速來的原因了。

我們吃飯了。可笑！羣獸似的，我聽見一種溶合的粗厲的吮吸聲。我聽見風聲。

飯後我一人翻Z的行篋。朋友都出到外面散步去了。

Z的行篋內，有幾個小紙包。我不敢揭開。但我想見那是些甚麼。

“那是些殺蟲藥呵！”我自己失笑了。“那所謂人類的救藥呵！”

篋內又有幾張女人的影片，赤體的。我想Z也許有第二個戀人呢。

我不自然地又想到W。

Z 睡了覺。他困頓了。他被他的使命壓迫地困頓了。

我偷偷地再看他的篋內。有舊信：C的，K的，P的都有。那是些催他歸來的信件。最後我找出一件像是女人行跡的信，署名情娜的。我把她偷看下去了。

那信很短，我不妨完全看了它。

“Z：你將歸國了。我是零落的花，秋天的捐棄，自然是命運。但我不忍你便死。你說你的歸去，是求死地的，但我的心將因此破碎。……

我們相識夠六個月了。我很窮，沒有贈給你一件可以叫作情愛的交替的東西。我是個工人的女兒，我的父親在我未同你過面的一月之前，便因罷工的舉動，招警察打死。……

我好比一朵將零落的秋花。……

愛人！我將把持住你的心，以維繫我的生命。然而你將去了！

但，在我們的相愛裏，我曾抱天日爲誓。我不願

你違背了盟約。……

死，便一同死吧！你爲甚麼要走？你的國裏，聽說是一片荒野，那你爲甚麼要回歸去？……

你爲甚麼要回歸去？我不知那一片荒野，有甚麼在引誘你。我不知我的溫暖的懷抱中，會走失了 you。我爲誰該將忍受那孤獨的悲涼呢？……

我不知我的溫熱的懷抱，會比你荒涼的祖國，要缺少些甚麼。

你常說你不是個愛國者，而且也不愛人類。但你愛了我，我也愛了你。……

來吧！我等候着你的回心！你會幾次逼我承認你的歸計，但我不能如你的心願。

來吧！我今夜在我們熟去的那一家酒館裏等候着你！你莫負心！……

如果我這封信你接不倒時，那你必在背我私逃了！如果我這封信被你接到而不見你的回音時，那你也必在背我將逃了！…… 你的愛人，倩娜於信箱旁

“這一封美麗的信！我不禁心在歡叫了。

C 們在院內談笑。我收拾起 Z 的行篋。

Z 在酣睡。我作着偉大的奇異的夢想。

我看見 Z 的手棍，站在地上。我想笑問他：“你的主人曾有過戀人麼？”但棍不會報告我。

我該回去了。寓中還有朋友要去呢。我不必叫醒 Z，讓他睡睡吧。

C 走進來，說 K 已同着幾位朋友走向我處去了。

我捨了 C 同 Z，走出 C 的客寓。

我奔到我寓所時，我的寓所，已被我的朋友私自佔據了。

九

距我們開會時，只有一日了。我的朋友都已齊集。我們是十五條野獸、毒蛇。

Z 來我處談過兩次。他說 R 地的風光，總較這里熱鬧些。人們在那里的，都有沈涵的精神。即如女子，是極端求容貌的脩飾的，她們以生命殉他們的

求美的舉動，真是層出不窮！自然也有少數道德家在罵他們爲傷風敗俗的，然而他們不少顧忌這些批評。一次，爲爭一種短褲的問題，女子被捕了十幾個。到底政府不能屈伏了她們。現在她們這個要求，得到勝利了。在街巷上，我們都可見到穿短褲的女子，腿露肉在裙外。

男子都有着又活潑又沈毅的精神。勇往於一種事業，如鑿運河似的，她們不怕困難，不怕困難是沒頭緒。

然而彼地沒有暴動的發現。好像是一所很豐富的庫藏似的，人們雖然勇猛地尋找着，但都不失望。這個‘滿意’便殺了他們的生命。

女子更不知淫亂以外另有甚麼東西……

Z 自謂他的在彼地，學得的是些手上的技藝。‘心力’呢，不會被增加了一些。這正如我們所料想的一樣，我們都把持着一顆世上從未曾有的心，而想從手中生出工具來，幫助我們的心之不及，表現我們的心。

Z 的工學校，只教些呆板的學理。Z 是很不滿意於這個的。他想找求他所需要的新的東西，但沒有地方供給他。他很失望，以為這一次的遠來將變為白跑一趟呢！

然而 Z 很勇猛，能吃苦。我斷定他現在，是帶着世上從未發見過的毒的工具在心上了。

我又想起 Z 的行篋內的皮包。……

C 曾說 Z 回來時，我們要增加勇氣。這是真理。

K 這幾天走路的步調，更像跳躍起來了。他真高興着呢。……

Z 說會開時，他要先放一個炮。我渴望他的炮煙。……

時期快來了！時期快來了！……我會到 Z 時，我會向他催促的。

Z 的戀愛，我會和 C 討論過一次。我說那個女子還可愛，但 C 不教我起愛的念頭。他說 Z 是硬漢子，所以便棄她自去。

我真將沉落在愛的黑海中麼？我想到 W 時，現

在淚也少了。……

我們是狂人，狂於將要殺人的。……

Z 不會來到吧？C 和他正整理那紙包內的東西呢。他們已把那無色的東西，弄成黑色的塊蛋了。……

這黑色塊蛋！人類的救藥呵！……

我不會被這黑的塊蛋打死？我將用之打死他人！……

Z 說，我們要兩萬個黑的塊蛋，便夠我們這一次的應用了。我想不是更多更好麼？但 Z 沒有工夫，配置那麼更多更多的。……

我把 Z 當作戰神，我將安心受他的指揮。

到現在我還沒有同 Z 談戀愛問題。他沒有發覺了我偷看了他的情人的信呵。……

Z 有厚嘴唇。C 叫喚 Z 有時時便簡稱一句“厚嘴唇！”他也樂受。並且他說女人們是愛這樣嘴唇的。我真好笑他。

Z 喜歡同 H 玩。H 是個‘小孩子’，我們這樣稱

呼他。H同 也好談些戀愛問題,可是他們並不肯向外人道出一字。

朋友都齊集了,我們的會,明日便開。其實我們不是要討論甚麼開這個會的,我們都覺到這是一場永別。在我們是需要熱情的相互的鼓動,於是要歡聚一下。事情早安點妥了,很簡單。

我們要幹的事很簡單。……

Z也同朋友們熟識了。我們是十五個人。是呵十五條怪獸……

我們朋友們都預備着聽Z的炮聲。……

時期來了呢!時期來了呢!……

我將訪K,Z去,訪問些新的消息。其實,我並不願意枯守在孤獨的客廬,寫我的日記……

每日寫一段日記,真太麻煩了。

我出去走一趟吧,我的廬所該沒有人來。我出走一趟吧。

C同Z正在整理那黑的蛋塊呢,我不要去擾他們。……

向 K、Z 處走去吧，那裏有酒，……

——我這樣想。

十

Z 把爆藥裝置成彈了。朋友們都會聚到 Z 的屋裏。C 的寓所和 Z 僅隔着一條牆壁。Z 的住此，C 以爲較祕密些。

這兩日朋友們都在祕密中行動。K 把祕密的施放炸彈的場地都找到了。我們商議要出去。

我們都抱了好奇的喜悅的念頭。各人臉上都呈出凜然的冷笑。我們正不知這一次的試驗會與我們是鼓舞還是失望與灰心呢。

黑的彈放滿 Z 的祕室。地下散亂的拋擲了些藥味的木片與亂紙。Z 把祕室的門，用一把鋼鐵的鎖子鎖着，不許我們胡亂衝進。我從那祕密的門縫中望去，認識了 Z 的祕密。

我們便將藉這一間祕室，實行我們的大願！人類沒有覺察我們的行動時，我們先除滅了他們的

生存。

有些朋友的臉上，顯出惶急的神情。到底我們還未經煅煉我們的胆力呢，遇事便不免露出驚色。Z却莊重，不言不笑，臉色鎮靜的好像一絲計慮驚愁都沒有的。他把着一顆現成的炸彈，在詳細的揣玩。那彈子有茶杯大小，好像一顆黑的煤球一樣。

C說：“Z，時候到了吧？我們……”

Z說：“要正午，日當空時……”

我想，爲甚試放一顆炸彈，要在日當正午時？我不知道Z的意思。但聽他的話音，是有很固執的意思在內的。我且不必理他。

C把着門，好似防備有些甚麼人衝進來的樣子，他很注意地眼睛向外望着。其實不會有甚麼事情發生的。我看街外面的人，都還埋頭在自己所謂熱鬧的快樂的生活中呢。

Z真不害怕！他拿起一個小鉄錘，釘釘地打着他手中的炸彈。我想那彈子會迸裂了，我大聲唱么他。但他不理我，仍然釘釘地敲打。但，彈子在他的手

中，畢竟不會炸裂。這真非我所知呵！……

“我試試彈子的藥性。”Z說話了，“你們不要怕，彈子在我手中是不會便開花的。”

他逼着我教挨近他的身邊。他說他能用那鐵錘敲打出那炸彈的火花來。我真不相信他。但他却真打出火花來了。那錘子輕輕地落在炸彈上，有蚊子翅般微小輕薄的火光飛出。

“怎樣便打出火花？”我驚叫了。

“住口！不出火花的，終於不會爆裂的！”Z用很嚴厲的聲口喝住了我。

我們是要出去了。K手上的表，已指到十二點。C不耐煩走了進來，向Z催促。朋友們都有些不耐煩了，羣夥地都打呵欠。

“該走了！”C又催促Z。

“便走，便走。”Z應着走進他的祕室。這小小的祕室，很灣曲的通到C的屋裏，又通到一所曠廢的院落的一角。這是C二年來苦心找尋到的。他不知用了多少好話，才把店主瞞謊過，而得了長久賃用

的權利。店主的確不知道 C 要這一所黑暗的小屋，是幹甚麼用的，雖然 C 有時也會告訴他是要置放些寶貴的東西的。

“我們殺人，人不知道。”我這樣暗想着時，Z 已由祕室出來了。

他用一片手巾樣的破布，包裹了我們所要試放的東西，我們的生命的生命。他提在手中，我看見不覺沉重。

“走呵！”Z 向大家放出銳利的眼光。這眼光攝取了大家臉上的疲倦，換出緊急的驚喜來。於是我們走到院中。

我們將一個兩個的分隊走出，以避免人們的疑忌。C 同 Z 先跨出門外去了。他們故意裝出安閒的步調，好笑人的。

繼之 P 同 K 同 H 也走出去。我和幾位朋友還留在屋裏。

我說：“朋友，我們的生活，會光華到太陽那般好看呢！”

朋友答道：“是呵！我們的生活，也會光華到炸裂的彈火那般好看呢！”

我們都相視而笑。

“走吧！他們已該抵目的地了！我們不要誤了看火花。”隨着這句話，我們這些人都走出街上了。Z的住室，我離開時代他鎖了一把鋼鎖。

我抱着好奇的心，喜歡的心，在奔赴我的夢想的所在地。將要發見一個新的生命似的，我的精神驚喜地跳躍。我的血管被精神漲澎着，力氣剛猛地外射，我怕它要炸裂了呢。

我奔過街巷，向着我們預先約定那個秘密的所在走去。路途在我脚下躺倒了，任我踐踏着飛走。

我不再看街上的人們一眼。因為我以為他們是到了死期了，怕有些可憐的模樣露出來。我不答理他們好。我幹我自己的去。

飛奔！飛奔！我跳出街市之外了。飛奔！飛奔！我抹過幾角田野。

我怕被捕了麼？為甚麼我的心驀然戰慄呢？好

笑!好笑!我跑得太迅速了!太速急地震動了我的心。

C和Z 站在一座土山頭上瞻望。屍體散在四圍的高地上。我衝向Z處去。Z手中拿了一個空的布包。我知道那黑色光星已被埋藏到地下了。

“你走站在對面的山頭!我們埋彈在這一條溝渠的中心,看的人都要躲在五十步之外呢。”Z警告我,並且推我走去。

我又飛奔Z指給我的山頭上。

對面我望着朋友都來到了。個個受Z的指使,都奔躲在秘僻的所在。

空氣很靜沉。天在轉運着它的無聲的大力,壓迫着我們的心。我們都沉在一種急切的期待之中,想看看一刹那後天會變色到甚麼地步。

空的山頭,鳥雀都躲藏了。好像預知有一場大難將臨頭上似的,田野中的一切,都放出偵探的眼光。便是山頭的小草,也爬伏着擺着頭兒在疑慮。真個將有甚麼事情發現了,我的心也在跳躍。

Z走下溝渠中,不知道又在作祟些甚麼。我想,

那彈子該開口咆哮了吧？那一鳴驚人的怪獸！

Z 上來了。我看見他的頭。一步一步，他走失在一個土堆後，C 也在彼，K 也在彼。那是個導火線的所在地。我們聽見 K 喊叫“時候到了！”的警句時，將看到溝渠中火起了。

我的心不自然地抖顫着。我的腦思又落到無底的夢想裏。

一切都在期待之中。

我看見朋友們的頭顱，不時露出在四面的山峯內，……

時間的步聲，我聽見了：滴答滴答的慢步。……

我等不到那“時候到了”的聲音。……

我靜聽着田野的呼吸，山峯的鼾睡。長久，長久，時間真長久呵！

“時候到了！”這一聲的警語被我聽到時，我的心立地抖顫到不可開交的地步。轟然一聲，溝渠中發出火花；那火花飛起在空中，如夏天飄空的紅蝴蝶，交錯的亂迸着一刹那的光華。接着塵土飛起，便

吞沒了火花，空中漫漫地散出煙氣和塵沙。我的心現在高興到鬆舒的境地了。我實現了我的夢想！我獲得了我要求的光華！

朋友們都走出在山頭上了。C 笑着。K、P 同蹈舞着手足，不知要說些甚麼。Z 携定 H 的手問道：“好看麼？”

朋友們都稱贊炸爆的好聲響。一位朋友飛跑着奔下溝渠中去了。於是我們都相隨着去看溝渠的屍穴。

溝渠被爆陷的很深，宛然現出一個黑的洞穴。四面有被炸起的亂石和土塊，狼藉的不堪！真如爛破的血肉似的！……

我們都驚異這彈藥的破壞力。我想那一定是 Z 的朋友的藥料。

“Z，這個彈子算最猛烈的麼？”K 高興的問 Z，他似乎還要求個更猛烈的出現呢。

“不算。這是我的藥配置的。那個朋友贈我的藥，還不敢在逼近城市的地方試放，因為它的聲音

更大。”Z真個如K的願，這樣說，我竟猜差了呵。

我們又分開手，各自走上歸路。在歸路上，我想這彈子的聲音，也會傳到城市內呢。人們都睡着不成？我們也有被捕的可能呢。……

十一

回到我的寓所，已是下午四鐘了。七鐘時我們便要開會。我該吃飯去。寓所的飯最不合我的口味。我於是帶了錢又走上一家酒館去。

酒館裏很安靜，沒有甚麼酒客在座。天氣已經不早了，我該快快地吃飯。吃畢便趕上C處去。

我把酒飽飽地飲了一肚。店小二很驚異我的酒量。一壺一壺的給我倒將來，我都喝傾了。

我將壓殺我的幻想：拿酒壓死它，這擾人的東西！

然而我失敗了！千里之外，我想到我的W。真是無味！

爲甚麼我又想唱一唱呢？唱吧！唱吧！我不能原

諒我的心，何以要壓抑它？……

——愛神呵！愛神呵！我將棄你如一隻敝屣！

——我的感情太滑稽了！然而我在悲哀呢。

——愛人呵！愛人呵！我將棄你如一把枯草！

——我的感情太醜陋了！然而我在悲哀呢。

我飲着我的被我侮蔑過的眼淚。眼淚墮落在酒杯中。

我真討厭我的舉動！沒有法子！

飯用過了，我走出街上。天已昏黑了，我看見那些快死的人們在黑暗中亂撞，我也亂撞在裏邊。C的寓所，該不遠了吧？我想。

酒的力量在我胸中發作了，我壓下了他的妄動。

走進C的寓室時，我倒在他的床上了。……

朋友們已經聚來了不少。我昏沈，不能照理他們。我睡我的覺。

在我睡醒時，或則我許是被朋友叫醒的，我見C, P, K, ……等都已圍上酒桌了。朋友們都笑我的

好睡。

我重新飲酒。我真不怕這個！醉死？我真不怕！反正我是求死的。我想起午後的火花來了。我向 C 苦笑道：

“那火花真好看呢！”

“好看你多看幾次！” Z 在笑我的酒態。

我們飲着酒。一切都好像要有一個結束似的，朋友們的心都打結在一處。我不想發現出悲哀的臉色，然而我的心是在聲聲哀叫。

C 沉着臉。爲甚麼要沉着？……

本來今夜是朋友們的歡聚的末日。過此一夜，我們要各自東西南北的分飛，去幹我們的殺人勾當。然而殺人是賠着我們自己的生命的。我們不能保住我們那幾個會再見面。……

我們想殺的是多數的人類，不是少數的幾個居於超越的地位的人。我們不屑作那小氣的俠客，出手便是買賣的行徑：替少數人殺除少數人去。我們是生命路上被擠出來的叛徒呀！……

我們反抗權威，反抗一切權威之壓在人類頭上的。然而最終我們知道了，那權威是假的皮毛，而人類所以墮落不振的原故，是自願墮落的原故。我們會喊叫他們，然而他們罵我們是瞎操心的瘋狂！……

救人類？世上沒有這樣便易好幹的事；我們以為殺却他們好些。從他們甚麼地方看來，都證明這是真理！……

殺了他們，便是救了他們。讓新的大地，待新的人類開創吧！……

混蛋！混蛋！混蛋的世界！……

C 還沈着臉，他在想甚麼東西呢？我是只逞幻想的；當我在幻想中時，朋友的影子退出我的眼外了。

K 同 P 賭酒，一杯一杯地對飲。接連他們喝了十幾大杯，才被 C, Z 奪下，引得朋友們都大笑。

我的幻想醒了。

“我們該討論些正事了。”C 開端他的演說，“明

日便要別離，就此一夜，我們該決定我們陣地的分佈，和舉火的日期。”

“那日期是不能太遲久的。”我急於要說這句話。

“我們應該再收羅幾個朋友。”P 似乎在駁覆我的話說：“會後我想再遲兩三月放火才好。”

“我們要五百個同志者！”K 吼了。

於是我們決定了我們的日期，再遲兩個月。今天是八月十九日。

於是我幻想到十月十九日的我們的舉動的光華……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有人在歌唱了！朋友們都惘然。C 的話也被打斷了。

“不要悲傷！朋友們！我們的命運，適值這個時代，我們是流落的光星呵！”C 自己擦拭着眼淚。

“殺人還不快意？要幹甚麼！”K 很厭煩地用帶怒的眼光週視了朋友們一下。

於是我們重新討論我們的話。但在我，還是不

能征服了我的悲哀，在暗地裏流淚呢。

到底有甚麼大不得的事在我心裏呢？我說不出來，只是覺得淒然的感覺，充滿在心頭罷了。

朋友們便都死去，世界還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妄想拿心頭的火，燒掉世界，這樣愚駭的念頭，真太可笑了呵。……

然而我們不能安然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我們的生命，已被擠到不可立足的空虛的地方去了。我們不能沒有生命而枉自披了人皮，苟延喘息地躺倒在世界的生活上面。

我們需要死！光明的死！轟烈的死！破壞的死！……

我們需要殺！無理的殺！不計較價值的殺！痛快的殺！……

我們需要以死和殺人解救我們生命的飢渴，充實我們的生命……——這可以說成是我們的精神的要求，不是爲了甚麼煽動的。……

——我又作了一回幻想。真可笑。

C 把陣地的分佈說給朋友們了。我仍得回T埠去。朋友們散走在各地我們預定的所在。Z 又將藥料和已成的彈子分給朋友們。他細細地講述了怎樣施用的方法。

C 談到戰略，我們都點首。……

我們各自都帶起自己的使命，預備着忠實地去實行它。……

天已沉到大夜中。我們不能高聲談話了。我起了歸廬的念頭，但是不能說出口來。朋友們都無話了，然而默然對坐着，沒有人肯說個走字！……

我們都怕我們的悲哀，會從心頭跳出，在今夜總要到來的分手的時候。……

“永別了！永別了！”我暗自想着。“永別了！永別了！”朋友們都暗地想着。……

“天已過半夜了，”C 忽疑問，向着大家。

“半夜了！”大家都隨聲應答着。

“我們散去好了！一生和一日有多少差別！不必再枯守這個長夜！”K 說着，很生氣似地拔身便跨出

門外。然而他不是暗地在哭麼？……

“真個！我們散去吧！這個夜終有盡的，守它幹麼！……” C 哭了。

於是我隨着 C 的話聲跑出去了。……

我跑在街道上。我要遺忘了一切！我不再計念我的朋友們！……

我跑回我的寓中。……

明天我將要回到 T 埠了。

十二

離去 P 城一禮拜了。朋友們一定詫驚我的逃走的。本來這一次別離是永久的，我們也會此生再不遇面。然而我因為怕離情的襲擊，軟和了我的心腸，於是便不辭別他們一聲，偷偷地跑走了。

T 埠是我熟居的地方，自然不難找到一個秘密的寓所。這裡的朋友，都該不知道我又來到此地呢。去也秘密，來也秘密，我有秘密的必要，不可為外人道的。

祇是這裏的城池，當我剛下了車站走到它的身前的時候，似乎微微地點了點首。這是笑我們有兩個禮拜沒有會面了吧。其實我會好多年避居於此，却和它不愛打照面。它現在是笑我會說謊了呢？我會說過大話：再見它的面時，要拚個你死我活的；我不再見它的整全的身像，我要見它的破碎的骨骸。這是大話麼？謊言麼？它不知道我的。他不知道我的祕密。我不是白着兩手歸來的，然而它徒見我的空白的兩手！它笑我了。這個任它。……

我的歸來，仍是被去時的火車拖着的。我也會想像過那火車的可憐的幸運。它經過幾個世紀，才碰到這稀奇的重載呢？它日夜運載的都是屍身的堆積，然而它現在背負了新的力量了。我會把他嗚嗚的叫聽着，耐心地聽味。它確實在歡喜它的幸運呢！……

我在車上，曾想到我不能再見那山頭的烈日。我的車行到了山谷中時，那是個初生的午前。太陽很興奮，但從容不迫地在放射它的熱力到大地上。

一切物類都似乎鎮靜而安逸，光明而喜悅。我心裏暗地懽服於太陽的威力！

在山頭，沒有雲霞，有的是白色的霧。那霧，薄薄地被陽光射着，透出空色的光明來。那是可以教神女居處於裏邊的。那便是‘烏託邦’的象徵。

我的心歡悅的在歌讚。我以為光明是出現到世界上了……

山頭的樹，遠遠地望去，好像些白色模糊的珊瑚。搖擺着頭顱，搖擺着光。那光似和樹頭玩戲似的，它一隱一現地綽約着，或撲向或離開樹頭。……

那光是仙子，我想。

層疊的山岩，突起着，噴湧在白霧裏。山的階梯，雲的階梯，上去便是光天，無邊涯的洞天！……

剎那間我的車起在高處。落在脚下有深凹的溝渠。亂石狼藉，各自受着陽光的浪濤，也如一星一星的光海一樣。

在高處望見山頭是和車頭平立的；樹頭是和山頭平立的。我的腳落在光波的平行面上。我踏過

樹頭去吧！我踏過山頭去吧！我踏過光的波中去吧！……

我蕩身在山頭的光波中。我入身在光波中。…

我行走山頭上。白霧重重地擁護着我。我不覺到山的崎嶇，我脚下乃是光波浪漾的平地。望不見那遠處的山頭，只有白霧擁着白霧。我不知山頭是將有盡的；我行在無限的白光之中。

我該把我的心的感見如何說明呢？我沒有刻畫這偉大的自然之妙像的手腕。藝術的神，在這里站着它的足呢。我想。

“我不能走出這樣的山頭！”我的心在這樣的祈禱。我真不希望走出這山頭了，我願老死在這里；不，我願作長久之旅行在這里。

山頭蜂擁起光霧。我看着山頭的轉動，光的轉動，一切的轉動，生命與宇宙的轉動。我是飛行在這些轉動之中。……

漸漸地我望見樹頭的綠色了。我的車又嗚嗚的吼。我知道這一道光山的旅路快落到我的身後。

然而樹頭還有白霧飛着，輕薄的蝶翅似的掛在空際，對着陽光閃爍它的素衣。

回頭一望，一脈大山，橫臥在天光中。白霧已漸漸褪盡，露出裸體的雄壯與蒼翠。我歡喜的忘却我的身在車中了。

車又行在深谷中。山頭對我望着，極意顯出它的裸體，逗我去看。它在以為我受騙了，剛才她是穿着霧衣的美女，現在是赤身的雄壯的男子了。剛纔她在飛揚着蹈舞的，現在可是鎮靜地站立住了。

我其實何曾受了騙。宇宙不是刻刻變幻着它的新裝麼！我愛看這些變幻。山頭的變幻的景色，在我，已經領略到一種深刻的滋味了。

我幾乎忘了我活在塵世！我幾乎便真以為光的世界已存在了，已出現了。我幾乎忘了我將執行殺人的使命。一切污穢瑣屑的現象，都消失了。

——這樣的，夢境般的，我的車拖我到了T埠。在路上我不能再想到別的，‘光’已迷了我的心。

下了車站，我走到廁所裏時，還在夢想那山頭

的白霧。

照例我被人把名字上了店簿。然而我想到我不怕這個。人們都在睡眠中打呵欠呢。

今天我想出去遊玩一回。來了幾日，我都是白天裏不跑出街的。只在夜色裏我遊玩了幾次，人們沒一個認識我。我都好像撞在紛亂的鬼影中似的。

我想，鄉村下該有些可觀。我離別村鄉太久了，我想起鄉村的樸厚的人心。然而我也知道那些樸厚，是套着假皮一張的；但總較城市裏的假皮，不討厭些，不可惡些，顯露地較城市裏淺色。

於是今日我決定了出到鄉村去。

當我走出廂門時，街道上的人們在紛紜地擾攘。我又感到人們的太可笑。徵逐在睡夢中的快樂，還有幾個鐘頭呢？他們不去想想這個問題。昔日曾

我這人類的罪惡，和我自己曾經忍受不起

我們對人類施出的行為是對的。

我於是躑躅在街道中。

人的來往，遮斷我的路。我避走在僻靜的巷中。
我想，這些道路，該讓他們再行走幾日。

我發夢嚶，幸虧在僻靜處，不會被人聽出。C 常罵我太好唱歌，也是這個意思。爲甚麼我制止不住我的心動？

巷中我走出了，靜沉無人。我的狂話，的確不會被人聽去。我於是快跑。

我直奔上城外的田隴上了。

鄉下的人，担的担，挑的挑，都在算不清自己的賬；他們似乎很高興的都趨赴城市來了。

背上背着的，手中提着的，肩上挑着的，自然都是些孝順給城市的東西。我笑他們的愚莽，然而他們是在高興。

這個小小的階級！鄉村對於城市。蠢東西們，真該知道奴隸是何等美味呢！……

我認識了人類的真價。

我走去，步上田隴的當中。鄉下人的勞力，倒有

足驚人的。望無邊的野土，都被他們墾殖開闢了。他們的力量真不小！爲甚麼自居於奴隸的地位呢？我真疑惑。

……是啊！是啊！我瞭然了。都會有權力，便是用以壓死這些田隴中的力量的。……

然而我不能寬恕這一般狗材們的馴良的奴隸性根！性根，性根，我將能爲他們拔去。

待我們的大炮吧！待我們的大炮吧！大炮響了時，弱的死了，強的醒了。……

我躺在田野中，四面無人。……

我想，想些關於人類的思想。……

我想到我們這一片土地上的佔據者太死相了。人很多，然而聲音却連小小的叫喊聲都聽不到。人都在睡眠中，雖然你也可以看見他們的動作和生存，然而那些都是沉在睡眠中的。雖然太陽也從東方出來，照耀了地球，照耀了這個死國，再落到西方去，然而他們是看不到光明的。

有些糊塗東西，作偽的人們，想在這死國裏顯

現他們的能力。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補牆修壁地招號着些人們。然而那是自欺的，欺人的。我們看不到有些甚麼新的建築出現；永久沒有看到。

人們昏昏地頭倒在地下行着，自以爲是飛翔。滾身到污水泊裏，自謂那里是清泉。

自然夜是長的。有聲音時，自然是睡鼾。

誰會翻起死屍，教他走步呢？誰會附血肉於白骨之上？這真是枉然徒勞呵。我罵那些小眼睛的人們，要想慈悲和善地去修補這個世界。

那些人們，自欺欺人的敗類！他們敢於拆倒這些破漏的屋子麼？不敢，不敢。他們怕屋瓦倒下來壓死他們，他們怕沒有力量新造一個基礎。其實這還不是他們的真相。他們的真相，是沒有救救這個世界的真心。補納的行爲，不過是一種偽飾罷了。

補納便是他們作偽心的表現。真是鐵證吧。…

這世界沒有聲音。叫號聲，笑聲，打罵聲都少。死神壓死這個世界了。

炮聲是個天雷。這里的人從不曾聽見呢！……

我預備拿炮聲驚醒他們。

Z 想已去到 D 埠了。那里還不就是這樣死氣沉沉？我們將該放炮了。

——這一段一段的思想，引我入了夢，我睡去了。田野中是四面無人的。

待我醒來時，日已西斜了。我趕不得再走向鄉村去。

我走回棧窩中。

店伙說：“有客來找先生。”

我驚異這句話。

然而我不怕甚麼的……

十三

昨日來找我的，是我的在 T 埠的一個朋友 M。我被他偵察到了。他來時，我不在窩內。但我看到門壁上的新題下的字跡我知道是他了。他題下這樣四個字：

“我來找你。”

他真好秀硬的筆力呵！

我知道他的住所，我得找他去。他的性情最沈毅的。尋常不喜歡我的妄動。然而在最近也許少改了些呢。在我離去T埠的前半月，我曾和他會過一次。他的言語，真不免有些抑鬱的地方了。

這個人很理知。我平常這樣想他。他也這樣自認。獨在那一次的相會裏，他對我發出新的意見使我驚異。他說：

“B，我太沉鬱了！我太沉鬱了！”他臉上帶着愁容。

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沒有回答他一句。

過了一陣沉默的時間，他都在煩亂的思索中。

“我也想像你的信仰了！”他忽然對我凄苦的笑。

“那麼，我們將成爲同志的朋友。”我驚異他的話了。

以下是他一口氣很暢快的對我訴述的話：

“世界是不能拿理智去打算，整理的。理智冷不

過世界的冰態來。我曾想一步一步走上我理智的高塔的，然而被人打落下來了！

“我想按理智的指示，一手一脚的去改造世界。然而我手上只掙到糊塗的血跡。成功是絲毫看不到的。

“人們真混蛋！不識好歹和香臭。我拉他們去向我的理智指示出的路上來，而他們拒絕我，用了唾罵，拳打，腳踢，和一切使我不可忍受的屈辱。……

“我被屈辱了！我想到你；想到你的信仰，黑色的信仰。……

“我會以為你是黑色的信仰者。你提倡橫殺，歡喜暗地裏的襲擊。你想用了你們所有的唯一的大炮炸毀了世界，然而自謂是救了他們。這黑色的炮煙的信仰，我現在才了解其中的徵意了！……

“我把我的身體放在這黑色的信仰上吧！我將拋棄我理智的冷態，而執行我新生的狂熱。……”

他的話說完時，我曾讚許他的變態。然而他仍然不能壓下他的鬱抑去。

我們便從這樣的談話下分手了。

我到了P城，最先他並不知道。然而他也許後來想到了吧？這一次他的暗地來訪，便許是早知道了的證明呢。

我且去他的住所去找他好。

我於是離開我的寓所。

他的住所，本來距我的寓所很近。不一時便被找到了。

我扣他的門。

“在家麼？”我這樣含糊地叫。

“誰！”應聲走出來的便是M。

門開了。他看見我，驚喜的樣子，拉着我的手一步兩步走進他的屋內去。

我們各自道一次別離。

他的瘦臉，清蒼的樣子，很可怕。我想見他近來的不快意，我問道：

“近來你的主義呢？”

他答道：“我不再信服甚麼主義了！淺薄的主

義，救不了人類，徒惹些臊氣。……”

我笑了。說道：“人類本來便是不可救藥的東西！”

他也笑答道。“惟有你的火彈是良藥呵。”

他繼之對我又訴述他近來的思想。他真個又趨冷酷了，由熱情變來的冷酷。他很盼望我的歸來。他的思想預備和我的思想攜手的。他也正在夢想放炮呢。

他測知我是去 P 城的，而且帶有祕密的意義。我被他的熱烈的言語，和明銳的揣測打動了，我把 P 城的會，傾腹吐給了他。

他很受感動，要與我一同去看我寓內的藥料。他真是將瘋狂了呢。

“不必忙！”我說，“那個總要看見的。你且說你有沒有幫手？”

“有，有，有。我也知道這事情需要幫手的。”他很興奮地說。

我們談到埋藏藥彈的祕密地，他詳細地為我

指說一切。他以為 T 埠的命運，只消千顆藥彈便了結了。

我把朋友們的生活，說些給他聽。但他好像厭煩我的這一種話似的，只向我熱烈地追問何時教他看炸藥去。

不久，他煩燥的臉容便變的難看了。好像有多少蛆虫，正在嚙咬着他的思想呢。……

我不能在他的屋中久坐了。

我走出他的院中，我想到我們別去的朋友們。……

C 是到 S 埠的。那里他可以站足。他的文字，還有幾家報館收買它。但那也不過是眩於‘C’這一字的名聲罷了。C 本來在文壇上有名的。人們了解他的文字的却很少呢。

我想要歸寓去。我覺的這里太寂寞。我喊 M 道：“我要走了！”他趕緊跳出院內，一把拉我進了屋中去。他的態度，真處處不免露出神經錯亂的樣子。…

我於是在 M 家吃了午飯。

本來下午預備去察看城外的祕地的，然而因為 M 醉了，我不欲離開他。

這個晚上我回了寓所時，接到 C 的來信。（我們祕密通信的地址早經在 P 城預定了，每個人都有。）

那信說他已經到了 S 埠。

我細讀着這一封信到三次五次。我不知信中有多大的力量，乃令我不厭讀到這步田地。趕我把這一封信裝在我的祕篋裏時，街上已打上三更來了……

那信是：

“B：別後三日，我便到了 S 埠。甚麼都有迅速的必要，正如我們不迅速便會馬上死了一般。日子很短，我這幾日真恨透時間了！

“我們的日期，你不會忘了吧？那是最緊要不過的。我們不能單手舉一把火便燒掉天地。我們必須使各地的火光都接連起來，成就一片大火，給人們以不能防禦呢！……

“我們必然要給人們以一次好看的火。他們真

太可憐了，一生沒有見到些火花。我們的舉動，將使他們驚死了！……

“這裡不少幾個同志。我的計畫會不失敗。你處呢？沒有失望麼！……

“我這裡急待你的來信。因為我們離別已近十餘日了，你還沒有信來。

“我疑惑一切。你不是已經被捕了吧？這個命運，一定會臨到我們頭上的。我不是說怕人話。

“把你那里的情形告訴我。把你進行的工作告訴我。K,P 和朋友們都有來信了，獨你不見……

“千萬迅速些給我個回答。

“祝你一切勝利！C。”

我睡倒在床上時，我想C太可笑了。怎麼我便會被捕呢？這死人堆積的世上，我還會被覺察了麼？…

我該給他去個言。他等的急了。朋友們都比我愛寫信，C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明日我便寫給他吧！……

我睡去了。

十四

M君日日來訪我。他看我的炸藥，不知道這些藥沫，會有掀翻天地的力量。我告訴他說，待幾日會教他知道。

M每次來到時，他都向我要求看一看藥沫。我也如了他的要求，每次都拿給他看。他雖不知道這些東西，是會殺人的道理，然而他却歡喜的非常。他常是手玩着這藥沫，眼睜睜地如看一種未曾見的新奇的玩物一樣，那般地賞識玩味着。

一次，我已把這所有的藥沫，都給配置成彈了，他還不知道。當他來了時，他又要藥沫玩着。但我說沒有這個東西了，他不相信。我指着床下煤球似的東西給他看，他不認識這些東西。我說那便是藥沫的化身了，但他還不相信。

我拿起一粒來教他賞識。他魯莽的手腳，真要弄的失落在地上呢。我驚叫着，才從他的手中奪下。

於是他驚異於我的驚叫了。他惶恐的眼睛，向

着我不住的轉。他說：

“這到底是些甚麼東西？”他指着我手中的彈粒。

“炸彈呀！”我用惶急的眼光回覆他。

“真個就是這個東西！”他驚疑不定。

“再不信會要了你的命呢！”我說。

於是他信服那是危險物了。

他用驚喜的口吻向我問道：

“那床下的東西有多少粒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多少。

“夠我們用麼？”

“夠的。”

“你已經都把藥沫變成彈粒了麼？”

“是。”

“我不能取幾粒玩玩？”

“胡說！”

“你讓我先試放幾粒吧？”

“胡說！”

他的狂病又發作起來了，我真好笑他的態度。

我說：

“朋友，你從前是詛咒過這樣東西的，現在爲甚麼倒顛爲他喜的發狂了呢？”

他不能回答我，只是目灼灼地轉注在床下。他是個理智的冷人，現在却發起大熱病來了。

——這件事想起來到現在還好笑呢。

M 今日還要遇面，不，他是和我約定今日到城外作秘密的視察的。我還沒有開始這樣工作，真是太對不住 C, K 和 P 了。他們都有信給我，催我趕緊辦理。Z 在 D 埠，已經終結了這項工作了。

M 在這里是我手下惟一的助力。他還秘密地有幾個工人一類的朋友，臨時都要幫助我的。今天我和 M 是要先出城把地勢看好，再作一切的計較的。

我得把我的彈子收拾到安靜處。那個東西是，不好不小心的。M 許已出到城外了，我得去會他。

當我出在城外時，M 正在城壕裏徘徊着。我們

從這里相跟着便走上城的四圍去了。

我想，我們的踪跡，會不會爲人注意？但我的胆量都答覆了我：“不必怕這個！”我於是大胆和 M 走去了。

在城壕下，有深的池水。佔據城池的人，也曾煞費過些苦心呢。但我笑他們，我笑他們還未夢想到世上有陰謀傾覆他們的人們。他們自大的面孔，我常在街市上飛走的馬車裏看到呢。……

T 埠這城池還算偉壯。石壁似的的城牆，都是一尺五寸長的古磚密砌着。雖然有些破損的處所，但都被補修完全了。

我抬頭望着城頭，足有十餘丈高低。這東西作了人頭中的最險惡者的屏蔽！城池！城池！屏蔽！屏蔽！假使有一隻飛鳥，也不會飛進去麼？……

我便想變作一隻飛鳥的。我便想試探一下這城池裏有甚麼魔怪居住着在。飛進去！飛進去！……

我不飛進去。我將從外面毀滅了它；連帶地毀滅了那些自古相傳下來，子子孫孫假借着面具以

嚇人們的東西，魔怪。

——M不知我又在夢想。他管他走自己的路。我的夢想，已使我落在他的後面了。

我看見他停足在一個土崗上。那個土崗，是高地對視着城池。

我跑上那土崗了。

M指着那城池說：“B，你的彈子，怕不是它的對手呢！”他在驚於城池的龐大麼？

“讓它們自己搏勝負去。”我不滿意M的話，這樣答他。

於是我們找尋着路途又走下崗來。在崗上可以望到城頭的牙齒，鋸條般排列着的。然一下到城壕邊便祇見深深城牆，陡然樹立在面前了。

沿城牆走去，我們打了一個圓圈。被我們找到的適宜於埋藏彈子的地方，並不很少。這個城池，真不幸有這些可憐的破綻了呀！

最爲我所注意的，是此城之北角的一個凹渠。那個渠深的可以隱藏幾個人。這自然在我們挖地

穴埋藏彈子的時候，可以放心作去，不必害怕人來發覺。而且白天也可以悄悄地走去作工，因為沒有一個人會走到此地的。

在西城邊，有大水泊盤據着。這在佔據城池的人，會以為是天險的，然而不知其中正有破綻在呢。我和 M 走過水泊邊時，我們望見淺水中有亂草鋪成的路了。那許是牧童們踏踐下的，並引不起一個平常行路者睬視。然而我們的慧心便撲到這一條草路上來。

我以為那是一條勝利的路。

我和 M 很在意地手搭着手，要走過這一條草路。終竟我也覺得很可怕的，足打着戰顫，不敢放鬆一步。旁邊是蒼黑色的黑水，跌下去便要命，我須得小心。

我踏上草路上了，然而路很安穩。這令我驚喜出於望外。M 已試知了這條路的無危險，便像鳥雀似的跳躍着，一直走到城壕邊的空地上。

我跟着 M 跳躍着，很平安地渡到彼岸。

在這裡我們找到可以埋藏三個彈子的所在。我們可以挖通地道，直達城內的心地。

在南城下，人烟亂雜。我們便決定拋棄了這一面，想使西面的彈力能傳達到這裡，代替了它。……

東城角下，也找見三個可以利用的所在。那邊亂草荒蕪，雖然地面平坦，但挖就幾條地道，草遮漫着，也可以不使人們發見。

我們不失望我們這一次的視察。

我想，這很足用了呢。就祇這三面的五七條地道，便足以致T城的死命！

我們爲甚麼要這樣幹去？城裏的怪魔，很少數的，那可以一槍一石致們的死命，我們爲甚麼要轟毀全個城池呢？……

我不必答覆這些問題的。我們痛快這樣幹，便這樣幹去好了。我們是決定要這樣幹下去。……

……痛快！痛快！火起時才痛快呢！……

我們決定要使幾十個城池，都陷入這樣結局呢。……

人？這個名字太被濫用了！居處在我們所想炸毀的東西之內的東西，那都是些可殺的東西！甚麼東西！……

……我們仇視這一般混蛋東西！……

要問我們道理的，也便請嘗嘗這炸藥的滋味吧。再停五七個禮拜，總會有大的聲音教你們聽見呢。

然而你們將終於不知道我們的意思。

——我又發着幻想。不知對誰在說話。M 突然拉了我的手說：“我要回去了。”我感到我的身體，已經行走在街市上。我真不知我何時便走到街上呢。我的幻想的眼睛，是常向着空中說話的，於是我的肉的眼睛，迷失了脚下的道路。

現在，我知道了。當我們視察完城壕的周圍時，我們便已進了城。M 是走在我的身旁的。我祇看見他是一片黑影，蠕蠕地向前走動着。我便是跟定這一片黑影，撞行着，黑摸着，從城門走到街中，從街中走來寓所前面的。我真有可笑的舉動呢！……

但，現在，我仍然確鑿地記着剛才所視察過的地方。那西，北，東三面可以裝藏我們毀滅人類的東西的地方，形勢仍宛然現在我的目前。北面的渠凹，西面的水泊，東面的亂草，我都記得清楚。……

“我真可笑！”對着我的廝門我醒來自罵了。M已走去多時，他該已回到他的住所吧？

於是我跨進我的廝所。

十五

現在我已完全接到了朋友們的來信。K在H城，P留在P城，H在F城，Z在D城，C在S城，……一切朋友，都從各人的所在地給我來信了。

信中報告他們的進行，都已將就緒。日期快來了，我們的消息要靈通。他們都催我趕快給他們回信。

我這裏的事，本來已快到妥當。却因了M的病狂，害我就誤了幾天，沒有工作去。我的工作，是和M介紹給我的朋友們談話。他們都要我的熱烈的

言語，鼓吹自己的勇力呢。

一次我和一位工人談了。(他便是 M 介紹來的一箇。)他說起他的工廠的待遇工人，是以製作貨物的多少爲好壞的。廠主說，多作出貨物的人，應該受獎勵，因爲這將使工廠增加了收入，而大家都蒙了利益……

我聽了他的話，便問他道：“然則你何以不拚命多製作出些貨物來呢？”

他告訴我，他沒有那樣機械般的手足，可以時時刻刻地在動作。他愛他的生命。

我們談話終結了時，他要求我再會見他幾個朋友。我應納了。他的態度很誠懇，不像是來騙我的。

他說趕到我們的日期到了時，他會招集了他的朋友聽我調用。我信任他的話，我知道他是要向工廠報仇的。

接連着我被他的介紹，會見了不少的工人朋友。這般人都忠實誠懇，然而胆子不免有些很小的。我想，那一定是被工廠的積威壓壞了的原故吧。

我用了幾次鼓響似的口聲，對他們講述着這個世界所以要毀滅的道理。他們終於被感動了，應允我日期到時，都要來幫助。

M的病很奇怪。一發之下，他便昏迷過去了。他本是由冷的理智轉向熱的感情的人，世界太待他苛酷了。他曾想很沉靜的把世界來拆毀了，再很沉靜地建築起去。想使人類從從容不迫中，或則不知不覺中，鑽出黑洞，跳到光的世界。然而失敗了。他被人類漠視着，冷遇着，雖然他很吃力地把手伸出去，想要教一個人來握上，援他們到一個岸上，然而人們却都罵他是毒手，不肯挨近他。這樣已夠他難受了，而人類還會拿繩子縛住了他的手。……

於是他的瘋狂般的思想，便把他捲入熱情的大海來了。他尋常不心服我的理論的，現在他是氣惱他自己從前的理論了。……

他和我成了同志，雖是最近的事，然而我知道他必能實行我們的信仰。因為他現在的心情，太激烈了，激烈到會把他的心血迸濺出來的地步。這難

道不足以證明是一個生命已與一個理想吻合了的現像麼？然而他的病便是因太激烈的緣故起的，他已視自己的生命如廢物。他常說“我不要生命了！”他煩躁到想自殺。

現在他已病了三日了。我去看他時，他還認識我。我必須有半個日頭坐守在他的身旁，給他說些夢想中的話。不然，我是不得脫身。

我曾對他說：“瘋子，你能不能耐到我們的日期來呢？”

他的答覆是一笑。

他也許會挨到那個日期呢，我想。因為他的精神不過僅是頹喪罷了，却還健壯。

我要用這麼一個瘋子，不可少的……

今日再去看他一次吧，順便我要喝一次酒去”多日不喝汾酒了。

十六

T 埠的夜景，我是熟見的。那正是死的生活。

全個表現，全個披露。人們游逸地蠕動在街心，鬼市似的，影子撞碰着。那真是只有影子在亂撞的生存呵。

我坐在酒樓上邊，下看着這些蠕動的東西。我真沒法子想該怎樣唾罵他們一次。然而他們在歡喜，安樂，優逸，靜板。

我的心向下問道：“殺材們，你們知道了你們的死期麼？”這鄭重的宏亮的發問，反而得不到回答。

靜靜般地，人們都在蠕動在自己的腳下。頭顱倒在地下，腳揚在頭上。

我望着遠遠的街市有明燈的地方看去。然而還是一片蠕動。蠕動，便蠕動在黑暗中吧！為甚麼要假借着光明來？

光明是不增加他們的美觀的。那還是增加他們的醜陋罷了。因為他們的本體便是醜陋，頭在下邊，腳在上邊的樣子……

遠處可以說是影子絡繹着的影戲吧。翻來翻去，還不是那一套鬼影子！……

夜深了，我把影戲看完了一幕。我想，會不會更有些出奇的呢？於是我的眼睛又收到另一方面的影片。

那是較真切的可以看見的一片影子。影子上面，噴着雲樣的氣。人們在爭噪甚麼麼？並不是那恐怕是影子們的花天酒地呢。

街道橫躺着，被影子瀰漫了。影子會在石街之上壓着，石街會在影子之下被壓着，我想真是奇事！……

石街不會翻起來壓倒人們麼？蠢東西呵！我將使你飛起！我將使你壓死了人類，那些影子們呵！

我想把影子都握在我的掌中，捏死他們……

影戲來的稀疏了。鬼鑽入地獄，這是很有秩序的，自然的事。我該跳下酒樓去，捉住幾個影子，問他們的死期。

呵，這些鬼們！不知死之將至者！這樣的夜市，你們會不會已經預感到一股陰風將起了呢？……

讓你們再跳脫地飄浮幾夜吧！我的彈子噴散

這樣的夜市的日子,正是不遠了呢……

我跳下酒樓來。

我的酩酊的脚步,雜亂在影子的錯綜中。我將踐踏死多少蛆蟲,影子的生命。

碰面來的不是影子麼?那個影子立在我的面前,裝出人的形相。我罵道:“滾開,無恥的東西!”那影子便消失了。

我急趨在影子中,影子都躲避我。我把影子吃掉吧!我的心如此一個獸心的兇殘,聞見他們的肉味。

我奔着,狂奔,狂奔。我想着,想着日期到來時的華麗:影子被吹散到空中,散漫着,迸飛着,結果它們的生存。

我奔着不再回頭瞻望。祇是這一夜的留連了,我與影子們告別。

把他媽的,影子的世界!……

我返回寓中,倒頭便熟睡了,我願意忘却這個世界。

十七

M 君的病，不知已好了未，但我却又好像染了病。我的精神，何其恍惚呢？理想站立在我的思想的前面，逞着自己所有的力量，不厭地翻舞出花樣。這不是引誘我墮入她的抱中麼？這不是她的綿軟的手指？我害怕這些手指！這些手指摸索上我的胸脯上來了，要摘我的肝肺！要取我的心！……

“理想呵！理想呵！我將不要你的假作的媚態了！我不再需要你！”我的心這樣怔忡地低叫着。然而理想的手指，已經不遵我的吩咐，摘着我的心肝在她的手中了。

“痛呵！痛呵！”我吼着，但理想却竊笑。她擺着大樣的步伐，這樣的驕傲着走出我的門上去了。我呼叫她，但她不應。

“回來呵，朋友！我臣服於你了！”我從室內這樣高叫着。但是我曾得到甚麼回答呢？那祇是幾聲不斷地發發的步伐，理想走去的步伐

呵呵，我的心煩亂到這樣的地步！我已不能自救了麼？爲甚麼讓理想摘去我的心肝，我不能戰勝她麼？我失敗的人呵，我的生命將獻給理想去了！……

我的精神紛紜地在擊射，好像得了新的目的，都鼓起新的勇氣，整頓着新的力量，磨拳擦掌，在等候着利試。它們紛亂地各自找求自己的站立的地點，全不顧忌我的被蹂躪了。……

我被蹂躪了，我得躺下……

我因之害病了。我待決定着我最後一剎那的歸依。我不能再向理想徘徊了，我須得一往前去，走上她的墓塚。……

我將與我的W，在心中作最後的，最後的告別。雖然我曾在去到P城之前給她去了決別的信，然而那當可說是一片謊言。我還計念她，我還把她安放在心的深處呢，雖然並沒有人知道。……

然而現在我不能再游移了，我的心已將被理想收沒了去。我沒有餘力再思念她了，雖然我很痛苦。

理想呵，讓我與W作永別之辭吧，我將追上你去，追上你的墓塚去，在這種永別之辭作完之後。

於是我的病輕鬆了。我帶着沉重的抑鬱，走在一個光明的水畔。

十八

在水畔這裡離T埠有六十里之遙。我避居到此了，沒有一個人覺見。我需要這樣秘密地。秘密裏，有我愛受的隱痛。

天泛着光波，映在水面，水面上有光明的文章。愛的文章，……

那水的文章，寫出我的生命的歷史，愛的歷史，與一切的歷史。

我觀玩着水。水呵！水呵！給我的‘原來’呵，我的生命的原來，愛的原來，一切的原來，……

我觀玩着水。水呵！水呵！給我的記憶呵，我的生命的記憶，愛的記憶，一切的記憶，……

水玩着，微微地跳躍。我的生命的原來在跳躍。

愛的原來在跳躍，一切的原來在跳躍。……

水玩着，微微地跳躍，我的生命的記憶在跳躍，
愛的記憶在跳躍，一切的記憶在跳躍。……

水面文章！水面文章！水面的生命！水面的愛！水
面的一切形影呵！……

水面文章！水面文章！水面的原來！水面的記
憶！水面的一切一切的形影呵！……

流去了！流去了！我的全部的生命呵！

流去了！流去了！我的全部的愛呵！

流去了！流去了！我的全部的一切形影呵！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我觀玩着水流，踟躕地游行，那水流上的浮光，
閃爍進我的眼目，我看見 W 的形影。……

悵惘的悲哀，帶着最後的抑鬱的歌調，在我心
頭低低地唱出。我的心哭了，流下簌簌的淚粒，那淚
粒落在那悵惘的歌喉上，變成嗚咽的水流。

於是悵惘放喉高歌着，生命將被它整個撕掉。
他唱道：

“我把你棄去如一把黃土，生命呵，對我說你是從那裏來的？去吧，荒廢的東西呵，我沒有你的飛揚，我是多少安靜呵！……”

“我把你棄去如一掬清水。去吧，生命呵，流向你的去處去。你爲了我奔波了那樣的長途，終沒有得到一種甘菓。……”

“我把你棄去如一片落葉。藉秋風送你歸到坟墓。你從何處來，便向何處去。我這里是將結局了的店舖，再用不着你這辛苦勤勞的帮手。……”

“去吧，去吧，生命呵，生命呵！我們分手！我們分手！我已將走到了一個岸上，彼岸是我開闢來的新土。”

這激越的唱歌，聽怔了我。我看見水的光流，光的水流，笑着臉兒覷定我，我整理住我的心。

我壓殺悵惘，坐在水畔給 W 寫一封信。這封信能不能被她接到，我真不必計較呵。我沒有心情計較這個。

十九

我寫給 W 的信道——

“W：我的愛人！這真是最後的稱呼你了！我現在坐在一個水畔，對着水天山光，給你寫這一封叫作‘永別’的信，然而我不會早在五十日之前，已經向你告別了麼？但那是謊話呵，你不必信它。

那時，我是被熱情灌醉了，我夢想到如彼的境界。我恐懼我的前途的黯淡，所以作出那樣虛偽自飾，假作決心的態度的信，以騙我的震動的心。於是你也便被我騙了。

我知道那封信將引起你的悲哀。我們太要好，我要死去，你難道不會下淚？一定，一定，你是哭昏倒了，但你沒法子再會見我。

我的去地，你並不知道。這是我預先的計劃。我不使你知道我的去處，我可以接不到你的來信。那便是你雖寫起千封萬封的情書，最動人心腸的“叫歸來”的聲音，我終不會聽到。因為你無處可寄呀！

C 處，你雖能寄信問他，但我早經囑咐了他，不使告知你我的寓所……

我真惡作劇！我會那樣毒狠地恐嚇你，欺騙你，然而我現在不仍然生存在世間麼？……

我現在不仍然給你寫最後的，最後的信件麼？我坐在一條流水的旁畔，我借着天光水色，飽醜了我的筆，要滿意的回答給你我的一切。

今天天氣光亮。不知道爲了甚麼，自從我存心幹我們的勾當以來，這天氣便光亮了。這也許是我的心在光亮呢。你想我的生活時，便去想那光亮好了……

野中有大的河流。浩淼地漂漫着。一條偉大的銀蛇呵，我這樣叫它。那陽光偏愛和水面偎依。他們的戀情，真比較甚麼都大些。在這戀情下，發出燦然的光波。我想見我們的夢……

河邊是青青的沙子。塊塊透明，映出別樣的世界。記不得誰曾說過一句話：“一粒沙子見天國。”我真和他有同感呵。那沙子直舖成一片光幻……

平野。從它門身上發射出五色的雲霞。那雲霞糾纏着，逼戲着最高的生命，只有笑在裏面伴着。低低的河畔的空野，便是這一種光色的籠罩了着。……

我想，我必能寫一片光明的文字給你。這天色，這水色，這光色，這萬有諧和的生之色裏，我須能從裏邊掏出些斑斕的東西來送給你去。

樹在我的身旁。落葉有多少飄投水面去了。低低的風聲，小小的浪波，軟和了我的心。我投身倒在這一切之中吧，我將與它們溶化了。

假使我不回歸人間，我不將老死在這河漢之上麼？假使我不記憶着人間的醜惡，我寬鬆了我復仇的意志，我不將老死在這一片水與中麼？……

然而愛人，我是讎恨人間的。我曾被人間無端地極意地屈辱了，我的心要教我復仇去。我不能饒恕了他們。

我現在只需要把我的情形以及朋友的計劃全般露給你，我便不再走上這里了。我將永久安靜下去，作我的殺人生涯。

C 在 S 埠，Z 在 D 埠。他們都有信給我了。事情已停當，只待着日期之來。但 C 在 S 埠，曾發生了些可怕的事件，那是他幾乎被捕。原因他的心過於急切了，他的彈子未曾裝配好，他却要遞給一位朋友拿去。在那位朋友帶着這彈子走向他自己被指定的地點時，那彈子便在中途爆裂了。

我們的朋友，不幸便死在這里。左近一帶的地方，都聽彈的炸裂聲。但他們也許不知道那是彈子呢，這總算不幸中的大幸。C 的寓所，本來距我們這一位朋友的死所不大遙遠。當彈子的聲音轟起時，他知道必然有一種失敗出現了。他還不預想到朋友已殉難了呢。他惶急地跑向那路上去，但是他見到人們已有多少的圍上那死人的屍身地了。

他逡巡在人叢中，想望見裏面有些甚麼異狀。但人們越來越多，跟着有幾個警察也到了。他很失意，以為朋友的死屍，不得被他收埋了。

警察們望着空中的煙塵，驚異在不摸頭緒的混沌中。是誰放起這失敗的陰謀的炮呢，他們都這

樣暗想。然而我們的朋友不是已死在地下麼？他們且不知道 C 又已走在他們的身後了。

C 很悲急焦亂的，想從警察的不覺察裏，搶入人叢中，看一看那位朋友可憐的屍骸。然而人太衆，擁擠地進入不去。最後 C 奮身衝入了，只見人們都帶着驚異的眼色，在歎息這個死者的命運。洪洪的嘈雜的言語，混亂着辨不出言語是甚麼。

C 看見那位朋友焦爛的臂膀，已經和身首分散在地下。地下有深的陷谷，黑的洞口。土塊上蒸燻着還未冷卻的煙氣。有血星亂迸這一個黑的陷谷的各處。

紅的血流，黑的土塊狼藉着。那朋友早登淨土去了。這里留存的，只有手臂，腿股和一些殘碎的肉血。頭顱呢，也不見了。……

C 禁不得自己的眼淚。他失聲將哭了。那哭聲喘喘地衝在 C 的喉際，已可使人們認識 C 是遏抑悲哀在心頭了。於是人們都對 C 發出探視與揣憶的眼光。一種不可救的驚疑，逼 C 逃跑出人叢外。

警察把衆人趕開，收拾着這個無名的英雄的殘屍。

C 逃了……

C 想知那位朋友的死，是 C 送了他的命的。因爲死者拿着的彈子，封口還沒有弄好，便被 C 急切地給他放在篋中，讓他拿走了。却不道便因此廢了一個友人。

“人們不會疑到我麼？”C 在路上想。其實並不然。人們不會自己照料到自己，那里有捕捉旁人的餘力呢。

然而 C 的來信，說他幾乎被捕了。那也許是他在歸路上，又發見了些甚麼意外吧？但他的信上沒有明白說出。

我想，這位死朋友，無名的人，却作了我們第一個犧牲者了！……

我把他稱作第一響的天雷。C 的回信說：“這一句話好的妙！”

人類還不知那一聲天雷，會轉響在他們的頭

上呢。我想。

Z 在 D 埠，也已把陰謀的工作，預備妥當。他日夕留連於酒館花場，以迷惑他的行跡，使人們免去對他的一切疑慮。他曾把他的生活寫信告我，那真使我笑倒了。

他說他每次走到花場中去，都穿些破爛的衣服。女人們問他爲甚麼要裝貧賤？他答道“我不裝貧賤，怕女人們看得起我。”於是女人們都笑了。

——女人們真是在笑自己的聰明呢，我想。

Z 的生活，就是這一類的倜儻有趣。他喝酒時，走上一座酒樓，酒保不理他。這因他那一套破舊的衣履，作了招牌的過。然而酒量他却很宏。一壺一壺，酒保不斷地給他倒來，他都喝乾了。於是酒保又驚異他的酒量。他把酒保瞪給一眼，那酒保便像害怕似地急急走下酒樓去了。

他再叫‘倒酒來！’時，上來的是另一個小子。前頭蔑視過他的人，已經被他帶有殺氣的眼光，嚇得無影了。於是 P 怡然的心，喜悅的跳躍。

終於他是不饒恕人的，當他下了酒樓走出酒店時，他又見那嚇壞了的小子，在門前站着，却給 Z 的又一瞥轉頭向裏逃去了。……

Z 真好玩耍！我們尋常叫他作小弟弟的，現在看了他這些事，真要笑倒了呢。他真活像個小孩子！

我把 C 和 Z 的行踪的一切，大概報告給你了。還有我們的朋友，你都不認識他們，我且從略，不再贅述了。

我呢？愛人，我現在也已經快把我的心身，放在妥當的路上了。我會同 M（這個人你該還記得吧？他從前最好逗你笑的。他是理智的冷人，却好憑空來些滑稽的話和人們作玩。）視察了我們工作的着手地，我會把藥沫給他看，把藥彈給他講解。他已經懂得施用的方法了。

我曾在街心測量過我的彈子發放了時，必須探入的地方。我們的陰謀，需要最大的，所以我也製作了幾粒最大的彈子。那彈子想使它會全盤把 T 埠毀個粉齏。我是預備把這彈子埋放在北城角下的，

因爲從那里可以通到城內的中心地……

凡此，愛人，一切一切，我都預備妥當了。我現在是等待日期之來呢。在日期來了的前一日，我將埋藏我們那毀滅人類的彈子到地下。在日期來了的日子，我將點着我埋藏在地下的毀滅人類的彈子，叫它一聲：「飛在天上！」……

罷了！愛人！這些彈子飛在天空時，你可以知道我是飛到甚麼地方去了！從那里你可以約隱地聽見我的高笑，同彈子的爆炸聲混在一起。於是我今日的永別的言辭，將被證實……

但是，愛人，莫要害怕呀！我雖然這樣激烈的死去，我是高興的。因爲或者這些炸爆的聲響，會驚醒多少睡死了的人類的心，燒熱了多少灰冷了的民族的魂呢。我難道是白死了麼？…

況者這日期還未到來呢。愛人，莫要害怕。收我的白骨於這些光明的場所來吧……

“我現在很思念你。我想跳上你的抱中。這是夢麼？我不能再見你了麼？……”

然而你的愛情，我曾承受過了。我何時能忘却你的恩愛呢？我記得在一天的晚上當我起草我一匹小馬時，你等得不耐煩了。時已三更，我還在桌上伏寫着。你說：“睡吧！睡吧！真要要命呢。”我對你回頭笑了一下，然仍不肯放下那筆杆去。現在呢，這一匹小馬，已被出賣了。他的價值只夠作我到 P 城的旅費。我曾應許過你的二元的衣料錢，想要從這一匹小馬的身稅上抽出的，現在完全變成謊話了！……

呵呵！愛人！自從你我相愛之後，你何曾跟我享受過一時的幸福？勞働是你的生存，辛苦是你的代價。你不知道世上有沾幸福的甘露的人們在。你以你平白的眼光，同等的待遇人類。然而人類是都活在超越的闊綽中的，而我們却不免飢寒。

三年之前，我曾把你帶到 T 埠來的。那時你真高興。你以為你的生活，夠滿意了。你臉上時常發出笑容。但我，我的心是被創傷了的，我每見你的笑時，我都想哭下淚來。我憎惡你的笑容！我罵那笑容是

無知!但你何曾知道這些隱藏在我心底的悲哀呢?

你的天真的心靈,真如的襟懷,我們朋友都讚歎。我也常從最上的了悟裏,喜歡你的偉大的真實,喜歡我得有這麼一個愛的人。然而當我睜眼看到世界的醜劣時,我便忘了你,並且嫌惡你的不足了!……

甚麼是你的不足呢?真實,天真,真如。這些東西佔有了你,你變作天上神仙了。然而你現跟着我降謫在人間。人間是醜惡的,污穢的,野蠻的,殘酷的,冷的,機詐的,偷巧的,弄鬼的;墮落的,向下的,躺倒的,睡覺的。……一切一切,黑暗包圍了的地獄呵!……愛的人呵,你何曾想到在你的光和的天地之外,另有着這麼一個黑暗的天地呢?……

於是你不會對這個世界反抗,你無從反抗起去。因之我有時便好和你生氣。當你哭了時,我也哭了。我悔我不該蹂躪你天真的意志。愛人呀,你不要想到我的生氣於你,是憎惡你的真實呢,我是憎惡那個將要破毀了你的真實的那個世界呢。愛人呀,

你好好保持着你的真實吧!……

然而便因爲世界終於是極惡不返的世界，你我竟脫不了它的欺侮，蹂躪。雖然你還在不知道我爲了甚麼，要送你去離開 T 埠去，然而我不得不使你離開它了。……

現在，你知道了麼？我們是爲飢寒才分手的。我當時快得不到我兩人的終日的柴米了，於是我才決定了要送你歸鄉的心意。

呵，愛人，現在想起來，我的心還在悲酸呢。這樣分別以來，到現在是三年有餘了。

我現在還是很苦味地把你放在心頭，撫摸着像一個靈雀的，層層羽毛似的，想給你理理去。我們這一別便是永別，我再不向你多說甚麼了。……

你的將蹈入理想的火光中的愛人——

再則：我死之後，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我很不願我的死影響到你的天真的精神，和活潑的心意。倒轉來說，也許我死後，世界才會變好了些，你可以幸福地活下去。……

再再則：你的留在 T 埠的一切衣服，都已在四五十日前被我質當了去，作了去到 P 城的旅費。我是何等荒唐呢！這個還請你恕我……

又及。九月之杪。”

二十

這幾日我祇渴望着十月十九的來到。我把我的隨見錄讀着，解我的煩燥。炸彈被我置放在祕處，多日不去看視了。這些東西，也許會感到冷靜呢。我的心事，祕密地不被人們知道，比這些炸彈該更冷靜呢。然而却煩燥。

彈子在暗室裏，會想到它們是將遇到了甚麼麼？會想我是將運用它們的麼？會想在短促的時間內，它們將要驚鳴了麼？會想到它們驚鳴之後，有甚麼光華發現了麼？會想到人們將來要對它們所起的驚疑與仇視麼？到底我是爲甚麼要借用它們來驚鳴的意義，它們會模糊的覺見麼？……

哈哈！它們真是被利用者！奴才！奴才！有大力量

的奴才!……

‘我利用這些具有大力的奴才，在祕密之中，幹我的事。有誰將知道呢？有誰將知道呢？……’

幾日來都是手把着隨見錄心裏想到彈子身上地生活着。我們朋友的生活，就都是這般。我們的生命，是放在炸彈上面的。我們是暗殺家。我們的仇敵，是寬泛的人類。我們異乎平常的甚麼主義之下的青年，戴着單一色的眼鏡，愛了世界某一部分，愛了人類某一階級，而却憎了另一部分另一階級的。那是最可笑的：世界不是腐爛了它身體上的一塊的，一片的，而是腐爛了它的全體。我想那戴眼鏡以看照世界的先生們，倒都許是腐爛了自己眼睛中的一部分的人呢。他們也會爲自己的主義賣命的，那真可說是賣命罷了，世界沒有給他們些代價。只有“不成功”“不成功”的譏笑的話頭，作了給他們的回答。

然而他們還自命爲青年呢。青年是甚麼意思？是不老的意思啊！然而他們的思想是如此其老，老

到白鬍子三千丈的地步了！何以呢？你請看他們優悠的態度吧：他們幹革命，然而却在躲躲閃閃地向安穩而輕巧的小路徑上跑。他們背馳了大道。然而他們說，事情是要一寸一寸的成功的，道路是要一脚一脚的走過的。他們自以為沒有力量，自以為是應躲藏於小小的工作上。是呵，小小的工作是容易得到快慰的。但那是欺騙人的快慰呀！他們活活是自欺呢。拿他們的工作，會造出一個世界來麼？脩脩補補的，便把這世界補納好了，能支持過幾時的風雨呢？他們的意見，真是蒼松古柏，幾千個世紀之前，好像有他們的祖師。古了，古了，古代的思想呵！我以為他們的鬍鬚總該長到拖倒在地面上了，然而他們却自命，自命為甚麼青年，死在承認在衰弱。……

好吧，好吧，讓他們自喜他們的老的思想吧。我們的時代來時，會嚇死他們呢。——那些無味的唧唧的蟲子！他們真不知誰會理他們的小手小脚的舉動呢！他們的小手小脚，會畫在世界的嘴上，變成笑柄的。

我們才是青年呢，他們不配。

我們一把火，勝過他們的巧嘴妙舌的煽惑的傳道幾千倍。他們沒有理會到火的妙處，在給人以焚化再生的。待我們火起時，讓他們見見大樣吧……

我們的日子很近了，很近了。我得鎮定我的心力。我不可儘混過我的日子，拿着這本隨見錄。

我要看看有信來了未，C的信，或Z的信，或K，P，H等的信。

三天前我是得到K的報告的，他說他爲我們的舉事，要作出幾張傳單。我想我們幹便幹好了，不需要告訴人們以甚麼意義。然而他說他愛要如此。K素好‘幹’而今又愛說話。我怪詫他的脾氣。我倒不知這傳單上面，該寫些甚麼文字。他說待他作成了時還須寄給我。我倒也想看看它的。也許他的傳單，會引出我的興趣，提起筆來，也作出些同樣的文字。

我將給C寫一封信，問問他最近朋友的情形。

我需要知道各地朋友們的生活。我需要知道我們朋友中會發生了些甚麼事。

我將給朋友們都去個信，在給 C 的信的同時。

M 君的病，多日不看去，也使我擔心。我的這一個幫手，是存了必死的心了的。他的死，可以說是借題發揮，本來他是想自殺的。他的心情真太煩熱了呢。

其餘，M 介紹給我的朋友，都具有熱烈的心腸。祇是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臨時退縮。

我將訪 M 去了。我的屋子中太沉悶。我一個人居處着，真好像深山裏的老僧似的。老僧參他們的禪；我參我的禪。我的禪是殺。

我把我的門關上吧，會有人闖進來呢。……

二十一

我和 M 坐在一家酒樓上。我問他病的愈療的原尾。他說他的病是因為我們的日期近了的原故，才覺得減輕。於是日漸一日地好起來，現在到了全

愈的地步。

我並且問他在我沒有去看視他的病的日子，他曾作些甚麼奇想。他祇是微微的笑着，不回答我一句。我知道他不願對人出露他心內的一切呢。但他的心內的一切，我却能想到。

我們談到舉事的話，他說他還得去找朋友們。我也要求他如此。我說：

“朋友們到期不怕有退縮的吧？”

“決不怕，決不怕！”他這樣答着。

其實，C 不會說過麼？便是一個人，要幹便幹，沒有阻當的。一個人，一把火，也可以燒出世界一個黑洞口來。Z 在歸國的途中，耽延了時時，C 幻想到他死了。然而 C 雖然因此煩亂悲哀，却很鄭重地對我說 Z 雖真死了，我們也不會罷手的。真的，我們絕不會罷手。絕不會因一人之死而罷手。要使我們罷手，除非我們都沒有了手。即使 C 死了，K 還要幹他自己的；即使 K 死了，P 還要幹他自己的；即使朋友們都死了，我還要幹我自己的；即使我死了，朋友們

還要幹他們自己的。……這樣這樣，我們都是要幹我們自己的下去呀。Z 的死還不會影響到我們，幾個工人之徒，便變心了，我們能便失了力量麼，失了幹下去的勇氣麼？我真不怕這個呀。……

我們朋友們都自己有生命，有力量，有幹下去的決心。我們的結合，是生命的交流。合則成海洋，分則成河流。流動的力量，是長久自己存在着，不以分合而消滅的。便是這幾個工人之徒吧，我需要他們的助力，我真需要他們；然而我不怕他們的不幫助我，即使他們會變了心，在臨時退縮。

M 的心該不懂得這個意思。他見我問我，他的態度便變的陡然莊重了。他的答語，是何等莊重的答語呵！“決不會，決不會，”重複的有力的聲口，要使我啞笑了。

我們又談到酒的話。我告訴他說，朋友們都喜歡汾酒，因為這酒大有力量。C 更喜歡，K，P 更更喜歡。他們都是一醉一個死地在喝。M 笑了，他現在也已懂得酒意。

我從我的衣袋裏摸出一個東西來。當 M 一眼瞥到時，他驚異地起立了。“那是彈子！殺人的彈子！”他驚極的說。我便笑對他道：“來呵！來呵！請玩一玩呀！”他從前最好玩弄我的這些東西的，所以我這樣叫他。

但他逡巡了。他惶遽的說：“藏起來，藏起來，會有人來！”

我於是把彈子重新收入衣袋。

他走向我的身邊低低地說：“爲甚麼你要帶它在身上呢？”

我只告他道：“愛這麼着。”

他不滿意我的答覆，又嘮叻地詢問究竟。我才告訴他我的心事。

我說，我們的日期近了，現在只有一禮拜的閒餘，逍遙。再過六天，我們的大炮要響了。我想在這六天之內的一天，先試看一下我們的手段。於是便擇定了今夜。

M 又驚異我的舉動。

“今夜！今夜！便在今夜！”——他不信服我告訴了他的話，又疊連疊次地問。

“我們不是不能再看到彈子炸爆時的光景了麼？便祇今夜！”我答他說。其實我是也想看一看人這東西對彈子的驚異呢。

他不再問我了。

我們悄聲商議着這彈子如何試放到夜的街市上的問題。他說這舉動怕太驚異了人，反而碍事呢。我却不去管這個。因為我實在愛這樣一來，以飽我的眼福。

最後他終於被我戰勝了。他不再說那樣可怕的話。於是他被我派去給我們找逃走路，因為老坐在酒樓上，火發後總會被捕去了呢。

他從樓下走上來時，臉上帶着歡喜，我知道我們的出路，被他找到了。他告訴我在酒樓的左角下有一帶短牆，是可以跳越過去直達大道的。

我們預備着開演我們的手段了。

時間有兩個更鼓，街上的人們，不知死之將至

的人們，都正在熱鬧地遊市。酒館裏的人，被我們吩咐着，不准上樓來。

我們將開演我們的手段了！

M對街心的人衆呆望着，露出失望的意態。他在想人們的愚昧的命運呢。沒有一個人，會仰頭望見我們的陰謀的；會知道危險已經臨到頭上的。

我對M說“開演了吧？”我摸索着衣袋。

“還未，還未。”他急遽地壓止着我。

“人已衆了呢，影幢幢的。”我說。

“還未，還未。”他注視着街上。

我們都朝街的過頭在望。那黑色的帶着電燈的白光的人頭，湧湧地來往。兒的羣呵！兒的黨徒呵。

人一漸一漸更熱鬧起來。只有街上的熱鬧。天空的黑色，早由浮動的湧來，走到沉厚的鎮靜的安定。天已睡了，黑已睡了，安靜的空中……

安靜的黑空，下壓着熱鬧叫囂的夜市。人越衆了，死的來迎者越衆了。……

“開演了吧？”我摸出彈子來。衣袋中跑出這殺

人兇犯。

“向何處開演呢?” M很惶急的懷着無名的煩慮地問。

“向人叢中。”我答了。

“決不!決不!”他很驚恐地堅決地否定了我的話。

“何以呢?”我對他遞上疑問的眼光。

“碍事!碍事!”他說着,把我手中的彈子奪下了。

他總以為會碍事。他說這樣,我們必然會被逮捕。那有殺了人會不教人知的事?況這是多數?那有多數人死了,會不驚動的城市?我們是要放大炮的,難道可以反被這一個小炮焚了自己的身?一個禮拜將來了,大炮教誰放去?

我總算被他折服了。然而我不知該把這彈子擲向何處去。難道會再裝到我的衣袋裏?不!不!我煩燥。我繞步在樓上。

他說話了,指着對面的一座洋房。

“哈!那是可以炸毀的!”

我應着他的話望出去。那是一所破蕩的洋房，沒有買賣做在裏面，沒有人，沒有燈光，一所黑黯黯的屋子，距我們有十餘丈遠近。

“倒霉！”我歎息，我失望。

“遷就些吧！”M笑。

我終於不得不遷就了。

街上的人衆，正到努力於聚擁來的時候。

“你擲去吧！”我悵意向M說，指着我手中的彈子。”

“請，請，還是你。”他笑着。

我想我能不能從十餘丈外，擲彈子到那里去。我的右臂的力，在朋輩中也號稱是小竊，我想即使達不到目的地，也不會多差。

我望了望街心，對M說道：

“我要開演了！”

“開演！開演！”他惶遽極了，臉上發出神經質的極度的閃光。

我又看了一次街心，在我們的腳下，沒有多少

人；在那所洋房的幾步遠的週圍，也沒有一個。我真喪氣。

“特兒！”我從手中把彈子飛出去了。

轟然於洋房上的聲響，是彈子的驚鳴，給“特兒”的回答。

於是街頭的人，有的爬倒了，有的飛跑了，有的亂撞了，有的釘住了，有的，有的都從遠處回頭，眼巴巴地釘在這聲響的方向來……

M這時高興了，他暗暗地拍着手。

好久工夫，街上有了聲音了，人的亂叫。

“甚麼東西炸毀了呢？”人都聚來了。

“甚麼東西炸毀了洋房呢？”街心中的人蜂擁到不能立起了。

洋房的殘骸，狼藉在馬道上。烟氣正瀰漫到天空，分開黑色的天。

“有甚麼人在放火麼？”有的人聲問。

“誰在幹這些懷毒事？”有的人聲回駁那個人聲。

他們還不信有人在放火呢。

極端混沌的嚷叫聲，揣測聲，求不出一個回答。

我和M在酒台上冷笑着，對視着下面。

“沒有人放火，那里來得火呢？”像是一個自作聰明的人在懷疑了。

“真是！真是！沒有人放火，那里來得火呢？”於是羣聲響應了。

我和M不免有些心動。……

“到底是誰幹這駭人的事？救火呀？”有的人聲在呼喊火了。

真個那洋房的周圍，有的房屋被火引燃了。炎炎的火勢，向上漲着。而且那洋房殘址，也有斑斑的星火，在掙扎着它未死的光焰。

人都亂動着，更紛亂了。有的人叫喊，有的人奔跑，……

有的人聚湧向新起火的地址去，手脚亂動着，頭顱打轉着，嘴亂叫着，想要找出些救濟法的，終於找不出些救濟法來地紛亂的樣子。

一切紛亂打成了一片紛亂，我的眼目真要看
花了呢。

嗒!嗒!嗒!警察隊來了聲音。

“到底是甚麼人在幹這殺人勾當?”又有新的
驚問在響了。

人都圍向警察隊來。

“該走了,我們怕被捕了呢!” M笑語着向我。

“呵呵——”我贊成了他的提議。

於是我們走向酒樓的左角去。

在黑暗的野路上,我和M滿意地暗笑。

二十二

我的生活,只有我知道。整日屈伏在人不見的
地方,施展着自己靈魂的妄想,以滿足心願,真是特
奇特怪了。然而在我却也正好像生活在光和的天
上呢。祕密的小小的寓所,正不下於寬廠的天空。

理想者麼?我不自承認。實行者麼?我不自承認。
我需要理想和實行,然而不便是這樣的東西的產

兒。

我愛生我的氣，我愛幹我的事。我愛殺人，放火……

把她媽的，誰是我的仇敵呢？人類，人類。

報仇！雪恨！是我的主義。原因這個世界，本來是我這般人佔領的，現在却給人奪去了……

K的傳單寄來了。他說他在那地方也曾先試過一次炸彈，然而是在深夜中的，並且是在個曠野裏，所以不如我那一次的有趣。我和他的通信，只有一日的車路便可到了的。他說他接到我的報告那一次試放彈子的情形的信，真高興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呢！我相信他會如此的。他是那樣熱烈於高興的幹的人！……

他的傳單，要想我批評一下。然我的批評，只有‘好！’的一字。我把他的傳單讀了，我想到我們死後的世界的樣子。本來這也很需要寫幾張的，不然，怕人類終於發現不了那陰謀毀滅這世界的是些甚麼人呢。而且終於不會找到我們要毀滅這世界的意思。

他的第一張傳單，是對着死去的人說話的。他用沉重的聲口說道——

“死者呵，在我們中間，沒有別樣的歷史。我們是被你們擠出世界之外的，所以我們要毀滅了世界。讓世界還其原來吧，我們都退出去，朋友。”

他的第二張傳單，仍是對着死去的人說話的。他寫道——

“莫要埋怨我們，說我們是暴徒，是犯罪。我們的罪孽，還不會比你們沈重呢。你們才夠得上這樣迸飛死的。有甚麼話待要和我們說麼？我們將落到同一真實的世界另一面去。”

他的第三張傳單，仍還是對死者說話的。他寫道——

“我們忘却仇恨吧！我們以清白的靈魂見面吧！在我們的炸彈的火光裏，你們焚燒了過往的污穢。我們清白地見面吧，朋友，泯滅了那仇恨的記憶。”

他的第四張傳單，仍還是對死者說話。他寫道——

“死者呵！原來的兄與弟呵，姊與妹呵，我們都是同體。再莫向我岐視了，在另一面的世界。我們將要攜手同登上天國，重新領略人的滋味，人羣的滋味去。”

第五張仍對死者說道——

“誰教你們以死的爲生的，以生的爲死的呢？這一次的死，將給你們以感悟了。我們把生活的意義，裝置在炸彈中了，當它們迸飛了時，你們將看到那意義，看到它的形影是光明的……”

第六張傳單，他轉向倖存的人類說道——

“死的死了，生者生着，再莫混蛋下去吧！”

第七張仍是對生者說道——

“生人呵！應該知道這一次的大火是怎樣招來的吧？那是你們全體（死者和生者）的孽火呵！作過罪孽的人，都該承受此火的焚化。死者死了，你們是漏網的偷生者。再莫自傲你們的行爲，永沒有懲罰。看呵！這焦頭爛額的世界，不是你們的哀史麼？”

第八張仍對生者說——

“醒來吧，這個焦爛的世界，將待你們重新改造。一些不要拿舊世界的東西搬向新世界來。那個罪孽重到被炸燬了的世界，沒有一草一根，可以被建築新的世界採用了！……”

第九張仍對着生者說——

“莫要灰心傷意！生者呵！莫要絕望！在我們破壞的意義裏，找出你們創造的意義吧！在我們破壞的力量裏，找出你們創造的力量吧！在我們破壞的興味裏，找出你們創造的興趣吧！在破壞的一切裏，找出你們創造一切的勇氣吧！重新！重新！創造！創造！翻出一個新天地來！努力吧，朋友，莫要厭倦！……”

第十張仍對着生者說道——

“你們要知道破壞這舊世界的叛徒是誰何麼？我們便是。我們沒有名字我們是自己喜歡叫作C, P, K, B, H, M……等等的空號的，便把這些單簡的符號留給你們吧。我們永遠不需要有名於世。我

們憑我們的真心，便真真實實地幹了這一次毀滅人類的事，你們請莫借此嘮叨地向後人告訴了。我們分手！分手！……”

K的傳單是這般片段雜亂的，然而也有雜亂的美麗，我將要祕密地印刷出幾萬張來，分給各地的朋友。我們臨舉事之日，會見空中五色的花紙，蝴蝶似地千百隻在紛紛地飄舞呢。

但我以為K的傳單，缺失着一種火的說教。火，最是動人的。我已擬了幾個小段的火的讚詞，要同樣刷印出來，作我們的工作渲染。有人會疑惑到我們的感情太安逸了呢，其實不然。我們的生活是藝術的，生命是藝術的，所以自然會弄出這些文字來，渲染那死神的黑面。這樣我們可以不怕死，怡然優游於死之中去。

我擬下的火的讚詞如此——

“火呵！火呵！飛！飛！飛！

火呵！火呵！飛！飛！飛！

捲起天上去吧，燒了雲的衣！
撲向地下吧，焦了地的皮！
火呵！火呵！飛去！飛去！

去舊翻新，火呵，飛！

迎太陽去，迎太陽去！
火呵！飛去！飛去！”

這樣詩樣的語詞，寫在傳單上，怕不會有人懂得吧？然而管這個幹甚！

我將拿這些詩句，寄給K去，問他歡喜不歡喜。

二十三

死的蔭影，閃爍在我的小室中，呵呵，我將被這蔭影攝取去了。我的心爲甚麼這樣悸驚呢？這悸驚特異地殼棘着，翻弄了我的全部生命了。生命如微弱的小動物似的，掙扎着最後的力量，想使安靜下

自己的不安去。然而這如何能夠呢，這如何能夠呢？

我想，今天是我们日期來到的前三日了。現在，我仍然避居在此斗室之中。我微小像一個將死的，帶了傷的小蟲似的，這難道是將幹出些驚天動地事蹟的人的本相麼？我不能再讓我的心悸動了，我要鎮定。

我們是拿生命去摸生命的人。這些時的工作，已把我們的生命，由自己放置在斷頭台上，貢獻給死神作了見面的禮物了。這難道還有挽回的希望麼？決不會有的了。我們已親近了死神，已被他捉獲，萬事都似乎將要結束似的，我們將跳出這個世界，另登別一洞天了……

我們真個絕無挽回的機會了，我已約定了我們這裡的朋友，要在一二日內，把炸彈埋向地中去了。我們再不能猶豫了，再不能從地中把彈子取出。何以我要起這卑怯的念頭呢？我真莫名其妙！彈子是經過我們千辛萬苦，才安然臥進它們的最後家室的，我們爲了他，曾敵罷了生命，何以我要起取出

來的卑怯的念頭呢？我們天長地久的山高水闊的努力，乃能廢棄於一轉手之間麼？我真混蛋！混蛋到這樣怯弱卑鄙的地步！既放進去了，安心去點燃了火線，那是何等自然呀……

“前三日，前三日，”我的心在暗地打算着。我繞着圈子，打轉在我的室中。“光明來了麼？光明來了麼？”我問着窗外的太陽。我於是突然被歡喜侵襲了。我將得到太陽了，我想！……

C的信該來了把？那是急火的報告。我們朋友一切該都已停當了吧？他們不會說謊話的。我於是又放開幻的眼睛，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穿破了窗紙……

遠，遠，遠，我看到朋友們了。C和Z，K和P，H和……，我都看到了。他們都在忙碌於臨時着手的一切呢。手脚的在飛動，腦子的在沉思，臉色在憂鬱在光亮的閃耀……

我把他們笑了；他們各自忙自己的，該不知道我在這裡偷覷他們呢。我叫一聲吧，“朋友們，K，P，

C,H,Z……”然而我不願這樣。

——我真好作幻思呢!

太陽渡到高處，我該向門外打望一下去。爲甚麼儘要埋藏在斗室裏？我該問一問店伙，有沒有我的信來，K和P的信是很到了來的時候了。

我於是走出室外來。內院靜靜地，光和的天光，在笑我的陰謀麼？他那樣的微笑！我帶着在心內的一切秘密，他總給都看出來了？但是我謝謝你吧。太陽，我不會欺瞞過你的，我雖然將要從世界上弄出一個大的黑窩來吧，然而我是求光明的人。我愛你，太陽，我永久愛着你。——我於是對着太陽和微地笑了，我對牠點我的頭。

我走到店伙的家裏走。這裏眼桌上插了一個信瓶，但瓶內却沒有我的信。有的，是幾個“掌櫃先生”“掌櫃仁兄大人”的舊信封。我失望了，我出去喊叫店伙。

“我的信沒有來麼，掌櫃？”我高聲叫着，因爲我不見店裏的人那里去了。

“沒有，沒有，生先！”掌櫃不知又在那一個屋裏忙他的營生呢，他這樣高聲應着我。

我於是想訪訪M去。我將怎樣混過去這個三日呢？這三日子於我是長久到沒法可想的，我真又轉入煩燥了，於是我走出廂門，要向M處去，……

二十四

在訪M歸來時，時候又落到夜中了，C有來信。他的信是這樣慢騰騰地走來，我真不高興！然我又忽然想到我們的急火似的工作上面了，我於是便帶着驚急的心情，拆閱他的信。在他的信中，夾着K，P的信，我從角末處，先看到K，P的署名子。但我先要看C的信，厚厚的紙頁，是這麼長的信文呵，我歡喜極了，我於是開讀着。

信上寫道——

“B：我這裏已完全收拾得妥當。雖然曾經不過不少的可怕的事，將似要影響到我們偉大的工作上面去的，然而都被我巧妙地戰勝了。我已打敗了

困難，阻當，和失望，驚恐。我現在安逸地待着五七日之來。

“我們真高興。我們會將有這樣的偉大的嘗試，而這些嘗試，都似乎便要成功，無失望之可能性。我想着朋友們許都沉在一種新的大的待期之中與歡悅之中呢。

“B，我們的朋友們，都已給我報告了他們各地的情形來了。滿意，滿意。只有滿意。我們的朋友，都是何等具有殺人的天才者呵！可見人類正不足毀滅了！只要我們的手腳，一摸上我們的放火機關，這個世界，便會開花了，倒了吧！

“我這裡是朋友們消息的總匯處。我處在世界的中心；也可以說我是處在我們的工作的中心。待着吧，朋友，待我的傳語，到了你的耳中時，你許立地掉出你的臂來去放火了。

“我把炸彈已經埋藏在地下。我用去五六百枚。我是何等毒狠呵！我真高興我的毒狠的陰謀。這個手段被我使出時，我將看到如何好看的鬼哭神嚎

呵!

“朋友，我的心在喜悅。這顆怪異的心，久久沒有生意的心，詩意的心，現在它跳動起來了，歌唱起來了。真個，我不是長久不能作詩句麼，然而現在我心頭的詩句，是如何豐富而華美，如何突突地想跳出來呢？真個我喜歡呢！殺人，殺人類，這等思想，這等工作，乃能引出我的久久蔽塞的詩魂來麼！這是何等驚人的奇蹟呢！人們都在死睡中呢，世界上沒有詩，其故不便是沒有好殺人者麼？

“B，你的詩心也許不激增了呢。我從我的詩情裏，會探到你的詩情。歌詠火吧，歌詠火吧，歌詠殺人吧！

“K的來信，P的來信，我都轉寄你了。他們的情形都很良好。這真是我們的力量，已戰勝了世界的鐵證呢。便從往的事績中，我們不會找到失敗的事。失敗的，是世界上的，世界自身所有的事，我們是在常常居於勝利之中呢。雖然我們也曾被幾乎餓死過，寒死過，壓迫死過，束縛死過，失望死過，憂忿死

過，憤怒死過，……然而我們都不是已經戰勝過去了麼？剩餘的，祇是頑老不化的那個世界，在維持着它自己的破損不完的陣線，還在傲然自得。然而它的腹中，不已經被我們踏穿了多少黑道子麼？它已失了自己掙扎的能力了，它是個徒有其表的空虛的皮囊和骨架。它的命運真飄忽地像一片飛空的落葉呀。不過，它自己仍不會知道罷了。

“我們已經又把完全毀滅它的存在的東西，埋藏在他的腹中了，然而他不仍然在不知不覺中麼？朋友，這個把戲，將來更要比已往的一切一切好玩着。

• “我們何以能戰勝世界呢？我常自己想到這個問題。我想我們不便是驕天的特寵的兒女。那驕天也許是會以和我們同樣的生命，賦給它的和我們同樣是有形骸的兒女；不過這些兒女們，自願變態，變種，變相罷了。我們秉天賦之真靈，要擴充我們的生命到天海之空闊處去。我們歡喜作偉大之夢想，思想，理想和空想。無論世人說這些東西，是如何窮

賤,幻虛吧,然而我們生命需要這些的。我們便是勝利於這些夢想,思想,理想,空想的!便是成功於這些夢想,思想,理想,空想的!它們給我們以勇氣,和希望,和興趣,和力量的。它們給我們眼前好看的另一世界,另一境地,另一洞天的。它們給我們以“看吧!看吧!好看的天雲!”“去吧!去吧!好花的世界!”的歌子,引我們追求無盡的生命去,擴充無限的生命去!努力,努力,它們使我們努力實現過我們的生命,滿足了我們的生命。……

“朋友,世人還知道這些想像樣的東西,會便是生命的真相和真諦麼?我們孤獨地找尋着,捉獲着他們了。所以我們在這個將死的世界上,陷於孤獨,所以我們將有這樣偉大的毀滅世界的工作出現,將使這樣偉大的毀滅一切的工作出現;所以我們孤獨地在幹這樣偉大無名不爲人們覺見的工作吧。……

“朋友都將永別了吧!B,是這樣的偉大的工作,作了我們朋友們的墓地。我們都將晤面到另一世

界吧！我的心這樣的鳴咽！……

“那個早死的無名的朋友，無名的英雄，不已作了我們的先導了麼！我真羨慕他的光明！他是早隨神火的光明飛昇了呵，跳出這裡的世界。

“我的話是這樣無秩序的雜亂，你可以知道我的心裏在有多少要說的話想向你伸訴一下。然而我是太被震動了，被這希望和永別——工作的希望，火的希望，死的希望和永別的希望。希望的永別……

“我再向你告訴些正事吧，K,P，是不用說了，Z還沒有來最近的信。我很結計他。但從他的前一次的信裏，我知道他是在期待中沉湎着。不會失望呀，朋友，一切都將如已往似的得到勝利；Z必然安點到停當，勝利，有把握的地步。

“今天是十月十二日。距我們的日期，不遠了吧。我是發號者，所以我對日期特別注意。日期特別在我用的急切！所以我必要早早把一切消息告知了你們。

“Z的地方，有三處埋藏了炸彈。那在他說這三個地方炸裂起，便可以綿延全個城市。Z很的確地這樣自信。

“H在他的地方，沒有甚麼可作。H每打雀兒玩。他的足跡，幾乎都放在田野中了，他還是孩子氣。我會寫信責備他說，“不要太玩了吧！幹我們的正事！”然而他的回信說，“他已經妥當了一切，只待着朋友的火作開導呢。”我真驚異他小小的人，有這樣安閒餘裕的態度，有這樣敏捷矯健的手段。……

“還有一位朋友來信說：他的工作，幾乎被傾覆了。他埋藏在地下的彈子，都被城壕裏的池水衝沒了。他很灰心，以為他的工作，將不能重新建築起來。我得着他的信，便趕快把炸彈又用祕法給他寄去多數，並且鼓勵他，教他重新建造他的基礎。他二次來信時，說他已遵我話，努力地把工作復興起來。一些沒有破綻地他把工作新振起來了。

“朋友們都說，臨時要定個一定的時間。這在我也以為是必要的。我們必要在一定的時間內放起

火來，燒着炸彈的火線，以使各地的火光相接，以使人們都驚死在一樣的時間之下。雖然是異地吧，千里百里之隔，我們的火光要相望見呢。我便決定了“正當午時，十月十九的正當午時。”B，你以為這個時間定的不壞吧！

“我們定期在十月十九的正當午時。我已同給你一樣的都給朋友們去了信，約定這日，這時。你須記住這“正當午時”呀！我們的火，要在正當午時發花，大家都要如此。

“餘則，朋友們都把幫手找定了。Z處的幫手最勇敢。他說他們都和我們一樣，唯一的高興，是把生命放在火上去。我真真高興Z那封報告這件事的信。我這裏也有不少的幫手，很容易地被我找見。原來世界上還有我們的同志者呢。可見這個世界可以推倒了，需要推倒了。我的幫手，都忿激的時常要問我“何日火起呢！何日火起呢？”的話。

“一切一切，決定了吧，便在那一日的正當午時，你為我們放起你的火來。我們朋友，都要響應着搗紅

火放起呢。我們都不能逃出火的中央，我們將都將進火的光焰裏倒身而燒死！燒死，燒死，焦灰的燒死，這是我們的命運。

“我們都將跳入火中去！永不回頭地跳入去，隨火飛昇，離開這個世界，污穢的世界。……”

“朋友，我們決定了吧，我們點着火線時，我們都期待着那火光的發揚。火光發揚到上衝雲漢時，火光相接着打成一片時，火光燒紅了天空，冉冉伸出它們的長舌，在迸飛，在衝擊時，地的黑烟瀰漫時，我們便都走向火線裏去！那里還有未發放的炸彈，在地中埋藏着，期待我們的走去呢。我們將走近它們去，把生命交給它們，了結了一切！”

“朋友，朋友們都決心這樣結局下去呵！”

“沒有吩咐你的了，就請你也如此地安心樂意地的跳入火中去吧！”

“K,P的信看了，都燒化了好。連我的一切信，朋友們的一切信，都燒化了好。我這里已這樣做了。我們不再存留些痕跡，因為我們是將離去這個世界

的人了！

“就此永別，永別，說不盡的永別了吧，B！……
祝你最後勝利！C，十月十二日。”

C 這樣的長信，真使人看昏了呢。但我却是被他震動了。我的心隨着那信中的一節一段，在嗚咽，在激鳴，在悸動，在跳躍，在無頭緒的亂叫動中。我被震倒在床上了。

我不能再回憶到一切。我不能再回憶到他的信。我只怔忡於“完了，完了，一切完了！”的悲哀和悅意之中，最後的昏迷替亂的情緒，複雜着，變震着，一齊衝到我的心頭。我不能辨認它們了，覺不出它們的特異的滋味來了，我祇感到一片的渺茫。渺茫的苦楚麼？渺茫的喜悅麼？那是渺茫的渺茫！我不能辨認一切了！

剎那，我的心不能安着在。它跳躍，激蕩，如雲舞，如水盪，我莫名它的作用，想要使我陷落到，安靜到如何等地。

剎那，“最後，最後，”的微弱的呼聲，才從我胸心

尖噴出。那是雲樣的飄渺的呼聲，剛發出來，又被紛亂的心的風雨，打入無何有的大海裏去了。

剎那，那剎，……我的心漸漸地轉原於平靜的狀態。我開始認識了最後的悲哀。我沒有力再去看K,P的信了，我沒有力再幹一切去了。只有睡眠可以醫治我的昏極亂極的心意。

我睡去？我睡去！……

二十五

今日是十月十七日了。一頭從床上起來，便看K,P的信，C的信會給我以一夜的不安的。他那樣亂寫亂叫，真把我個整個的心要震碎了。然而我們的運命是如此的，我不能責備他是胡說。

我想K的信，該較和溫安靜些吧，我不能再受同樣的震恐了。

我把着K,P的信在想。他們的生活現狀，從生活中轉到紙上，從紙上轉到我的眼中來吧。我很像不願再看他們的信的樣子，把兩封信都擱置在床

上去。

我想今天距那個日子只有二日了；現在距那個正當午時，祇還有五十多個鐘頭了。時間是這樣短促呵。我須到M處去。今日，明日，我該把彈子埋去了呢。朋友們處一切了當。我是落後者。我是還沒有埋藏我們驚人的彈子去呀！……

P,K的信，不必再看了吧。我將到M處去。反正我是知道我們朋友們的生活的，況者C的信中也已說明了些。我正不難揣見那信中的一切言語。我這樣想着，便收拾了一下屋內的一切，走向M處去。

M的門開着，我走進他的家內。他是一個人獨自坐着在。

“今日是十七日了吧？”他闕頭問着我。

“是呀。”我微笑着，坐落在他的對面。

“朋友們又來了信麼？”

“C,K,P都來了。”

“報告些甚麼？”

“那你請看去。C的信真長呢？”

他給我倒了一杯白水，飲着。他追問C信中的情形，我細細地訴給了他。我把朋友們的工作的情形，特別誇大的敘述着。他高興極了，急的至於要同我馬下回到我廂內看C的信去。

“別忙呀，今天還要見見朋友們去。”我要他同我去找那幾個工人朋友，這樣說着。

“他們都待着我的命令呢”M笑着答說，他們沒一個會逃脫的。”

“好了！好了！”我也笑着，“他們這幾日來會來訪你麼？”

“有幾個會來過。”M說。

“今天他們有機會見我們麼？”我問。

“也許有吧？”M疑惑着。

最後M應允我午過時去找朋友。

M的樣子今天好像特別精神的。他在地下走着，要想飛翔似的，腦子裏不知又在思想甚麼。

我便在他家裏吃了早飯，一直坐談到午時。午飯也在這裏吃的。我們喝了多量的酒，M有些醉意

了，我也覺得頭沉。在這樣狀態之下，我們走去訪我們的幫手。

街上的人們，以為不會有甚麼事會發生的樣子，永久埋伏他們的心在不知不覺之中。我侮蔑他們，再不願同他們說一句響話；見一次面。我大踏步走過街去。他們不認識我，因為他們不會注意。他們不會注意到世界上是曾有我這一樣的人的。雖然那一次毀炸洋房，曾驚動了他們，然而這幾日來，已經風平波靜，若無其事了；他們又歸於平安狀態之中。那些火，真是小事，不會驚動了他們，留下他們的記憶。

我這樣走在人叢中。人不知我是曾炸毀洋房的人。我是太胆大的逃犯呀！

那工人朋友們的住地，是都在陋僻的小巷中的。但，今日我却跟定M，走過了他們的工廠。那個吃人血肉的大監牢，踞着傲慢的態度，在俯視着一切。我笑它不便知道自己的命運。三日過去，它將變作焦土了。我於是走轉到一條污穢的小巷中。我的朋

友們，便是拘居在這樣可憐的狹小的地獄中的。從這裡回望那一所宏壯的工廠，自己便太顯得窮相了。可鄰，可鄰，可鄰的朋友們，你們的心血，給人塗抹在花麗壯偉的建築上，然而你們自己却屈居在這樣貧窮污穢的小巷中。……

我想，該有放火的人，起於這一條巷中吧？我們的朋友們便是。原因是，從這裡能看到那所工廠呀！……

比較比較吧，朋友！看你們在地獄中，看人家在天堂上！……

——我又作幻想。我悲哀朋友們的境遇，我憤怒那活在天堂的人們。然而這一切一切，不將都在三兩日之內結局了麼？我不願再理它們了！我且看火！

我們走到一個工人朋友的門前。

“在家麼？”M打門問。我們拜訪朋友時，都慣用這樣簡短的語句呼喊着。我們有不呼出姓名來的必要。

“M先生麼?”門裏低低的聲音。

門開了。那朋友好像驚喜我的過訪似的，撇開M先同我握手。我們相隨着走進他的院中。那是一所最下等不過的房屋，院落很小。進到屋裏，更狹窄到不能揚步。我很跼蹐地坐在他屋內的一條板凳上了。……

他(這朋友)好像很不安的樣子，手脚忙亂地不知該怎樣招呼我。其實我是熟知這世界上有這樣卑小可憐的房屋；而且我是最可憐這樣屋子中的人們的人。……

“喝茶們?”那個朋友問我了。他的態度是何等卑恭呀!

“不，不，我不喝。”我知道他沒有茶。

“今天，B先生要同你們朋友會一次面。”M代我開了話頭。

“很好，很好，很好。”那朋友重疊地歡應着，“日期本來快到了呀。”

他還記得日期!我真歡喜他。

“那末，請你招呼一下朋友們吧。”我於是對他說話了。

“好！我就去，你們坐着。”他說着蹣跚的，急迫的跑出門外去了。

“快些來，我們還坐待着呢。”M迫在他的身後，加了一句尾語。

我乘暇和M談着這樣朋友的生活。我以為世界也許會被毀在他們的手中的，如果不是我們這般瘋人先自幹出這次放火的事的時候……

M又談到他們的勇敢，他說：“我們將看到他們是如何踴躍於我們命的命令了。”我說他用這命令二字太可笑，於是M微笑着……

不久，便聽見門上的雜遝的步聲，來了，來了，我們的幫手來了……

聚在這一所斗室，開不得會。我們都沒有法子，找到自己的一片站足地。於是M不得已說要移到他的住所去。大家都贊成這個意思，於是我對他們說了幾句粗略的要緊的話，吩咐他們今夜都要趕

到M家去，便向他們告了別；走出這狹小的世界。…

…

在路上我和M好笑我們的無計較，怎不會早想到這樣的朋友們的家裏，是無會集的地方呢？一場話都沒有說得白白地跑了一趟！

我和M定了今夜再會，便分途各自走向自己的住所去。……

二十六

Z的信也來了。那同樣是報告齊備，催促我快快埋藏炸彈的言。他是已從C處得到我的懶惰的消息了。

現在是十月十八日夜。明日我便將結束我的工作了。這一刻我的思想已經凝固的不再爲甚麼煩惱。我只覺得輕鬆得要飛去了的樣子。……

M處昨夜開過會了。那些工人們，都被我如何，如何地囑咐了，一切弄到妥當。

我們本是需要這般人的苦力的。當夜他們便

給我去把地道挖好了。他們真辛苦到不可說的地步。一夜沒有停歇的，他們在工作着那幾條殺人的暗道。人們還未聽見他們的動作呢，死沉沉地睡在地道上面。他們在地中工作着，真該感到人類的可殺的道理呢，我想。

被指定的，便是北城角下的渠凹，西城邊的水泊，東城下的荒草一帶。這一處的地道，我要他們給挖通成幾條可以聯絡着，相接着的地道。因為我們的陰謀，是那樣鉅大的陰謀呀。我想，不放進去夠千數粒的彈子，我們是不會滿意的，不會看到鉅大的火光集聚着出現。這個城池，或且因之有一尺一寸之土，得以苟且倖存呢。……

他們竟如我的願，完全做到圓滿了。地道是東至西西至北的蜿蜒在地下。在城之中央，地道東西北三條聚會到一處。那地道便是可從這裡走出三面去的。在這裡，地道又打轉了幾個圓圈，把路線擴充得更遠大。他們還想要使城的中央，那城中的妖魔所在的地方，完全包圍在我們火線的圈中，使火

發後，他們無倖逃的餘地的。其實便不這樣精緻地挖通成圓圈，他們也不會倖免呀；不過我的心，總想望狠毒些，弄個千妥萬妥是較好的。

當夜他們一直工作到天明。他們真敏捷到不可思議！當天快明亮，他們走到我的寓所向我報告他們的工作完竣時，我真驚喜得要命。

“這殺人的道路，已被你們竣工了麼？”我問。

“竣工了。你預備埋藏你的彈子吧。”他們答。

“你們怎會工作到這樣敏捷呢？”我不信他們的話。

“你在夢中呢！”他們都笑了。

“我在甚麼夢中呢？”我不知他們在隱瞞着我些甚麼，我疑問。

“這一條地道，你以為是一夜的工作麼？”他們中的一個反問我，笑着。

“我正在驚異你們的神工鬼斧呢！”我疑惑着說，也笑着。

“我們早一月便開始工作了。”他們中的一個

答。

“甚麼!”我驚怔了。

“我們在你和M先生會面後不多時便開始了這樣工作了。”他們中一個說。

我真在夢中呢!我想:那有許多條地道,一夜間便挖通了的話?我於是帶着大的驚疑,詳細地詢問他們的一切。原來他們是奉着M的命令行事的。M在和我會面後,早單獨去把城週視察了一下。他的那種急性,使他事事都先我而行。我和他那視察城週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他已早自做過這樣事情呢!我夢也夢不到他已經早一月,便使這般工人朋友們,鑽入地下。我真在夢中呢!

“M先生教你們這樣早早的去作,怎瞞着我不提一字。”我笑問他們。我真高興。

“M先生喜歡這樣作事的。尋常好瞞人作事。”他們中一個答着我,笑着。

我想:M真好笑。爲甚麼昨日會中,不向我提及一字?他的臉上那微微的笑容,想來是如何神祕的

笑容呀！原來他是笑我跌在夢中呢！爲甚麼昨日會中，當我說道“要趕快把地道挖好，遲則恐怕來不及”的話頭時，工人朋友們又都在微微的笑？現在我明白了！我真在夢中！……

工人朋友是這樣辛苦力作，忠心不二，先我走路的人。那我爲甚麼從前還會疑及他們的臨頭退縮？我真可殺！我真下看了朋友！……

M是智慧的明星！我在他的掌中。……

——我又這樣胡思亂想了一頓。

當這些工人朋友被我送出寓門時，我不再囑咐他們甚麼了，我知道今日下午，他們自己會來和我去埋藏彈子的，因爲M一定早命令他們了。……

現在那一千二百粒子彈，已經安安穩穩，妥妥當當地被我和朋友們安置它們到它們的最後的領域去了。在地道中，它們已經安伏下了呀！

情形是，今日下午，我和朋友們在我寓中聚會起來。我把那一千二百粒的殺人東西，從床下取出，朋友們都歡喜圍攏將來爭看。我分給他們每人帶

了百十粒。便都走出寓所去。

我們從寓門前分了路，各人找一條路走以避免人的眼目。不過十分鐘的工夫，我們都已齊出到城外。於是我便和M走向東城去。北城角下，西城水泊邊是工人朋友去的。

在我這時，不免又發作些幻想。我想，人們是絕不會知道我們的舉動的，絕不會知道今天的下午的城市的下面，便已埋伏下了天雷！讓他們安生一夜吧，明天看火！……

我和M急走向荒草一帶。在荒草的當中，我們很費了一陣工夫，才找到新的穴窩。這個吃人的血口！我被它驚駭了一下。於是M說：

“請下去吧！”M笑着和迷迷地。

“請！請！”我應着他，但是不先入走。

我又向四圍望了一望。鴉雀無聲的天地裏，一個人影兒也不見到。

“請下去吧！”M又說。

“請！請！”我說着便跳下去了。M在我的後面。

我們走着黑暗的路，鑽着黑暗的洞。我又作出幻想。這是黑暗的黑麼？這是將引出大的光明來的路呵！將便是光明之路呵！有火，有火，將從這里發出來呵！……

於是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着。

鼻內有濕土的氣息，脚下有泥水濺着。

漸漸，我們摸入進裏面去了。深色的黑，無邊無岸的黑，遮成我們的眼幕。黑的洞天呵！黑的夜國呵！這好像便是地獄！我於是又發幻想：

——地獄麼？天堂呢？黑暗麼？光明呢？兩面，兩面。呵，兩面映照的，映照的；變換的，變幻的；交替的，交替的……

火光在黑暗中發起了時，這一切便都將被證明了呢。……

於是我們又走。足夠十五個分鐘了。我們聽見對面有腳步聲走來。

“誰呀？”那聲音又發出話聲。

“我！”M應聲答了。

“來的是我們人麼?”那聲音又問。

“是!”M早知是自己的朋友來了。

於是我們摸索到一處坐下。

“呵,真黑呵!”我驚歎在黑暗中。

“呵,真黑!”來的朋友應着。

“他們還不會來到麼?”M問。

“來了!來了!”那朋友說。

接着便又有脚步摸索着走來。

接着脚步聲衆多了,朋友們都摸索到一塊地方去。

“都來了麼?”我問。

“都來了吧?”一位朋友的答聲。

於是我們互相招呼了一下,知道我們的人都到了。

“這便是打轉着圓圈的中心地麼?”我問。

“是呀,從這里便通到三面的。”一個朋友說了。

“好黑的路呵!”M歎息似地在暗中笑。

“走吧,我們安置這些殺人的東西去。”我的心

焦急着，我不能久處在黑暗之中了。

“你還走你的路，沿路安放下些便好。”一位朋友說。

“走！走！”我焦急着。

於是我又返回我的來時的方向。朋友們也各自返回他們的來路。

“彈子呢？”M追問着我。

“在着，在着。”我答。於是我們走。

我們摸索幾步，便安放一粒彈子下去。我們這樣作去，趕到出到那土穴的口外時，我們的手中已空白着，沒有一粒彈子存在了。

“但是火線呢？”我驚惶着問。

“那是工人們的事。”M似乎不在意我的驚惶。

我周圍向四野又看了一下。空落的天地裏，仍就鳥雀無聲，靜雅雅的，不知我是已從地道中鑽出來了。

“走！走！去看看西北兩面！”我催着M。於是我們便向西北處行去。

我奔着，M落到後面。當我走到北城角下，朋友們已聚到此處了。我們相視着笑了一笑。

我看見那個渠凹中的穴孔，如甚麼野獸鑽通了的巢穴似的，無心人不會想到裏面裝藏了甚麼。我跳下渠凹，急遽地又向穴內望了一回。那裏面是真真黑暗的洞天呀……

“火線呢？”我跑上朋友們的跟前驚惶的問。

“M先生說今夜才敷設。”朋友們說。M來了。

“火線呢，——”我又問M。

“今夜再敷設吧。”他不理我的樣子。

“都把彈子放好了麼？”M向朋友們問着；命令的態度。

“都放好了，五步的，十步的，都安置妥當了。”朋友們又對他說。

“盡手了麼？”M問，

“盡手了。”朋友們答。

“那末，散了吧，”M向朋友們說。“明天再來！”

於是朋友們都各自找路逃走了……

我和M又走上西城水泊邊去察看了一下，同樣都見有黑的洞穴……

於是我們走歸寓中。

現在，M去了是有二三鐘的時候了，天晚已變到昏夜，但我迷想的念頭，却莫有一刻打斷的。我是迷想於這城市中人們的和我自己的命運。

我想，這些個城中的夢寐者，真好笑死了人。我們已把彈子埋藏到他們的身下了，然而他們却還這樣安靜……

最後我是想到這些必死的人們，是再不必向他們說話的了，是再不必對他們想像的了，於是我轉念到我自己。

“完了，完了，”我對我自己說。“便是今日一夜了，生存將便告結束。”我好像悲哀，但却似乎並不在意。我想到了W，這個是更不必想念的了，我便撇開她。

“異地朋友們，C,K,P,Z，再會，再會。”我這樣想着，但我馬下也撇開了這些念頭……

雜亂到不可收理的我的腦中的煩思，迴住着，起伏着，去了又來，來了又去。我便被這樣可惱的東西，鬧了兩三個鐘頭。

但現在我清涼下來了，我輕鬆下來了，我不再計慮了，我只想到明日去點燃我的炸彈的火線。好像那是我必然的運命一樣，我不再需要問它要求甚麼意義。一切都付之來日吧，一切都結束了吧，我不再煩思煩慮了。

朋友們，C，K，P，Z …等，還不也是在這樣作想？一夜之隔了！一夜之隔了！我們種下去的種子，我們得去收獲。…他們也許都想到我在這裏要發出多少幻想的，他們也許都同樣要發出幻想來的。還不同是一樣的？…在我們的朋友，都是蹈湯火去如嘗飴的。一夜之隔了！一夜之隔了！…他們都在堅定着自己的勇氣呢，喜歡着時日之來了呢，磨礪着自己的手脚呢，…一切一切，付之來日吧！

火線？呵，火線！工人們也許已經又走向地道中去了呢？M 也許又走向地道中去了呢？爲甚麼M不

來?……

呵,火線!朋友們都該早敷設了呢!… 我是最計劃不周的人!幸虧這裡有M在,……

一切一切都付之來日吧。我需要鎮定,堅固,安靜,清涼,輕鬆的……

我將再睡一夜這個世界的覺。

二十七

清晨起來,萬慮澄清,我心如一個水的世界。我再不作煩慮了,祇有這一日之間,還有我的生涯;一切都被流去的水漂流去了,我的心只餘着水的純淨的本體存在。凝固地溶溶地我的心的最高峯的歡悅在交流,生命在交流,力量在交流;……它們交流着,輕逸舒闊地匯於一點了。……

那一點便是我的最後最後的光亮,最後最後的火焰,最後最後的一點生命。……

那一點,是我最後最後的生命的匯聚,表現,和凝結。在此一點裏,我望見另一世界了,那光波潑潑

的水的世界；那水波游漾的光的世界，我的最後歸依的理想世界。……

這樣，我的心舒和悠逸地平靜下去了。安伏於一個單一的點上，安伏於一條單一的線上，安伏於一個純一的小小的世界上。

那世界是光的世界，水的世界，理想展開的世界。……

於是我忘却一切已往的故事。我好像個初生的嬰兒，懷抱在一個新的母親的胸際，我看出新奇的天地。……

於是我好像個長途漂流的一粒水珠，從岷崙山下，直奔了無限的辛苦的水道，才流落到大海，安伏於海的中心了。……

於是我好像個最古最古的荒蕪時代的一個野人，躑躅在空闊的荒野裏，對着太陽躺臥下去了。……

我把生命了解了。我把生命碰到了。我把生命吞食了。我把生命交結了。……

我已走完了那渺茫的路，辛苦的路，動顫的路，
搏擊的路，摸索的路，追求的路……

我已交代了生命的尋求。我將生活生命，享用
生命，遊戲生命，和生命交流……

我當不再趨起了，我當不再煩悶了，生命來到
我的身上……

“我們請吧，生命，我們是一體的。”——這樣的
感覺，明亮的，新異的撲朔在我的心頭。我知道我將
走上一條新來的光明的路上了。

我望見天上的紅日。這紅日今天為甚麼努力
地在放出新的彩色？呵，我了解這個。紅日！你的光亮
獻給了我的生命了！你的光亮，凝結了我的生命了！
你的光亮是和我共有的了……

紅日！我將取你我共有之光明，共有之生命，模
仿你的樣子，試試我的創造的手段。試試看我的力
量到底有沒有你的大？我已準備了，儲蓄了我的力
量了，我將使天上飛出五百個紅日！……

我將使天上飛出五百個新的紅日來，和你鑄

友伴，和你輝映着，照耀着，燒紅了世界。……

那個日子已經來了，便是今日，便是今日。……

——我對着天空，又發了這樣的幻想。

M該來了把？地道裏的火線已經敷設妥當了吧？我這樣默默地想着。

朋友們不會在今天停止了手脚。必然的，必然的。……我們都將飛起在空中了，火中了。……今日！今日！現在是清早，距午時之來，還有五個鐘頭！

我想，五個鐘頭，我將交代了一切了。

我現在何以熬過這五個鐘頭去？一切都妥當了。我已不需要再動作。動作麼，祇有午時到來時我出去放火的這一點存在了。我已收束了一切，一切一切，我都動作畢了；一切一切，都已從我的動作上面溜留過去了！……

五個鐘頭何以消遣過去了呢？我只待着時刻之來了。我祇待着時刻之報告了！

我呆坐在我的寓中，不會被甚麼人甚麼東西知道的。火？那是更無人知道是要來的。我再笑一笑

這個世界吧！呵呵，世界呵，我們將告別了！將一別再
不見面了，你莫怨恨我的陰謀呀！……

我從床上拿起我們的傳單來。K的手筆！K的
手筆！於是K的音容笑貌，突現出我的眼前。我歡喜
這些傳單，我熱狂地和它們接了幾次吻。最後我是
微笑着把它們放下了。我想，呵，K，K的手筆，K的一
切，K的傳單，我的傳單，一切一切，都祇是眼前一現
的火花了。大火起時，我們都將飛去。……

K的傳單，和我的傳單是從幾日前印出的。是
些奇怪的文字。這里只有M看見過。朋友處，各地都
寄出去了。K，P 都該早接到；C，Z 昨日也該接到了。
這些動人的東西，朋友們都想要為他們喜笑迷迷
呢。……

五花十色的紙片，散放在我的床上。呵，傳單！
呵！傳單！你們想以你們的嘴，告訴世人些甚麼呢？那
個我是不得再見你們的成功與失敗了。……

於是我對着床上的傳單，變出冷笑的容貌。我
不知這些東西，有甚麼意義！我甚欲當地把它們擲

碎了……

我走近床去。呵，我不能撕碎它們。就是這麼一回事；讓人們看看去吧！讓人們看看去吧！也許……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我翻閱着傳單，五色的光紙！燦爛的光紙！我覺眼前發花了！在這樣光華的紙中，閃爍出那紅色的文字。呵！生命的傳奇！呵！生命的碑記！呵！生命的流跡！呵，生命的光影！……

“火呵！火呵！飛！飛！飛！”生命叫號着！

“捲起天上去吧！燒了雲的衣！”生命吶喊着！

“去舊翻新！去舊翻新！”生命咆哮着，

團團的火的文字，光的文字，燒紅了我的眼球，
我不能再看下去了！

我離開床邊，我走向窗邊去。我從窗櫺裏，望着天上的太陽。“呵！紅日！紅日！天上的紅日！”我這樣歎息了。

時候到了十點鐘吧？我何以渡過去這兩個鐘頭？我真等待不下去了！……

M該來了呢，不，他說他不來的，他是在城外等候我呢……

我回頭望着這一所小屋。空落落快二月了。然而將別了，將別了，小屋呵。

我想 C,Z,K,P ……。呵，朋友們！呵，朋友們！別了，別了，朋友們呵。

我須出到城外了。午時之來，會不一刻的。那些工人朋友們，都要出在城外等候我的。我須走去了，我須走去了。我不能誤了時刻……

時刻快到了。異地朋友們都須出到城外了。

於是我預備走出。

寓屋中沒有可收束的，一切讓它們同世界毀滅了吧。

傳單在床上，被我拿在手中了。

我向小屋點頭作了別，我走出室門外。我向聯字點頭作了別，我走出寓門外。我向寓所點頭作了別，我奔到街心了……

街上的人，還是混亂他們的，呈出最後那一剎那的生存的醜態。這個一剎那的世界，不知其真是一剎那似的，吃力地在翻花鬥彩！似乎還有永久的生存的餘裕的這世界，擺着傲慢誇大的那一套老舊的臭架子，毫不理會我。……

——“呵，呵，該死的世界！”我罵了一聲，便急迫地跑上我的路中了！

我奔跑着，如一隻飛鳥似的。……

我奔跑着，如一隻野獸似的。……

我奔跑着，如一粒流星似的。……

我奔跑着，如一片飛火似的。……

我奔到城外了。“呵，城池！我們告別了！你這個自古相傳下來，作威作福的妖魔！”我回頭對城池望了一下，我走上M處去了！……

M笑着，臉光和天光一般溫和。我握上他的手，我看着他那最後的笑容。

“你早來了麼？”我問。

“剛來。”他微和地笑着。

“工人朋友呢？”我問。

“就來了呢。”他說。

我把手中的傳單遞給了他！他看着，發出無名的極其飄渺的笑。他正感受着其中的光液與火華呢。

我望了望四野，我是站在東城一帶的地上。我看到村落了，我想，讓那些幼稚的人類，便宜了吧。等待他們變成城市的人類時，也許有再如我們這一等瘋狂人炸死他們呢。……

我抬頭望着天空。呵，紅日已快對大地成直線了。“午時將到！午時將到！天上將有多少的紅日要出現了！”我想。

我想，C，K，P，Z…等都該出到城外了。我們朋友們，都各在另一個城市中埋伏着，兩月的限期是已經到來了。我們的陰謀，是向着城市集中的。有幾十個城市，都在我們的陰謀中。我們要轟毀這幾十個城市，以現個模樣給世界看。我們的火光，要撲滅綿延千萬里！時期到了！時期到了！這幾十個城市，快發

陰謀推翻了！這幾十個城市，快起了火了！他們的命運，只在一剎那間，便要被收結了。……

火光！火光！熊熊的，衝天的火光快起來！C,K,P,Z,你們高興着麼？……

我這樣想了一陣，結果是以爲C,K,P,Z等都已在異地的各個的城外，站定了自己的陣地，在向我招手呢。“舉火呵，快舉火呵！”我聽見他們呼喊着我的聲音了。……

M把傳單交給我，商議如何散放的問題。我說便把它們五步一束，十步一束的先散置城牆的周圍下面吧。待火起時，它們自會飛颺在空中。……

於是我們便決定這樣做了。

遙遙望見工人們來了。我向他們招手。

當他們走到我的面前時，我看見他們的臉色，都非常歡喜。我想，他們也許想到這個存在的世界，有轟毀的必要，而爲了轟毀，我們有犧牲的必要吧。他們的從容的喜悅的態度，令我心佩了。

“傳單！”我指給他們看。

“這個如何散放呢？”他們的一個問。

“散放在城壕邊去。”M說。

於是我說給他們如何散放的樣子，並說到火起了，這些東西會自飛起的。

“火線昨夜敷設好了麼？”我問。

“好了，好了，好了。”他們大家重疊地回答了我。

“時候快到麼？”他們的一個問。

“就到了吧？”我抬頭望着天日。

“你們且去散放傳單去！”M促着他們。

於是他們便蜂然各自拿了一束跑去了。

我和M望着工人們跑去的樣子，那樣勇決熱烈的步伐的樣子，我不禁讚歎了：“勇敢的死士！勇敢的死士！……”

天真快午了。紅日發射着怒紅的光，怒視着大地。它是在給我作襯色來磨？它是告訴我時間已經到了麼？它是驚惶他將要發見些甚麼鉅大稀奇的事跡麼？它是在警告那人類同世界以大難臨頭了麼？它是發着極度的光華，在歡迎同樣的朋友的降

臨來了麼？……呵，紅日！呵，紅日！你的朋友將都成羣打夥的來拜訪你了！它們是如何悠久地被囚幽在黑暗的地獄中呀！

時期到了，時期到了，多數的紅日，快湧到天上去了！……

——我又發作了些幻想。散放傳單的朋友們，已歸來到我的面前了。

我們聚在一刹那的最後之遇會中。我們沒有話可說了，我們面面相覷着。……

“時刻到了吧？”M問。一種最後的緊急的情緒，幕上了他的臉面。

“到了！到了！”我把我的頭仰望着天。

“那麼，請！請！”M要走了。

於是我們急迫地商議着，派定了各自的陣地。我便在這東城一帶的荒草中的地道中，要結束我自己去。……

M帶着幾個工人，往北城去。又幾個工人，結隊地撲向西城去。這裡只留我自己。

我們將用三面攻圍法，以毀炸這個城池。東西北三面的火線引燃了時，這個城池便會失其存在的。

朋友們跑去了。空落的這裡只剩了我。他們鑽入火坑去了！鑽入地獄去了！然而我想，那不便是鑽入天堂了麼？……

我周圍打看了一下，靜寂地還不見有一個人類的東西。我轉頭望着天日，紅日已正對着大地了，正對着我的頭上了。

我想，時候到了吧？時候到了！一切一切，我不煩再作打算了。我已決定了我的死心了。我已不知有世界了。我於是預備跑入我的地道中去。……

然而我又想，C,P,K,Z等朋友們都已入了地道中麼？一切都將等待火之發出麼？別了！別了！朋友們！

我向着人類，致最後的歎息。忽然，我又向着人類，致最後的猶笑。當我的歎息變作猶笑時，我看到人類所居住的世界，是何等渺小的可憐的世界

呀!……

——別了!別了!世界!世界!……

我想M該已走入地道中了。朋友們(工人)都該走入地中去了。他們都該打火了!他們都將犧牲自己在此一剎那中了!……

我又急迫地向天日望了一下，便跑向我的地道中去。我捨棄了一切。……

我鑽入黑的洞天!……

我摸索着走!……

我打火!……

我聽見我的M,我的朋友們的打火聲!……

有火藥線被燒着的聲音!……

我燃火在火線上!……

有火藥線的微弱的爆裂聲!……

有小小的火光!……

我坐待着火之發現?

火藥線的爆裂聲,更激厲了!……

火藥線的爆裂聲,更激厲了!……

有轟然的聲音!……

有轟然的聲音!……

我坐待火之發現!

轟然的聲音凝結了!……

轟然的聲音凝結了!……

我坐待火之發現!

轟然的聲音交錯了!……

轟然的聲音交錯了!……

我坐待火之發現!

我坐待着死之來臨!

我坐待着死之來臨!

我坐待着毀滅世界的大火!……

我坐待着毀滅世界的大火!……

.....

.....

轟然的聲音打成一片了!.....

轟然的聲音打成一片了!.....

.....

.....

地球在搖震!.....

地球在搖震!.....

.....

.....

地球在破裂!.....

地球在破裂!.....

.....

.....

土塊在爆裂!.....

石塊在爆裂!.....

土塊在飛揚!.....

石塊在飛揚!.....

.....

.....

一切在爆裂!.....

一切在飛揚!.....

一切在爆裂!.....

一切在飛揚!.....

.....

.....

一切在撼動!.....

一切在撼動!.....

.....

.....

黑的洞天,在破裂!在撼動!在飛揚!在火光中!

.....

一片火光!.....

一片火光! ...

大的爆炸的聲音!……

大的爆裂的聲音!……

於是我捲飛在火光中了!……

於是我破碎在炸爆中了!……

衝天的火光!……

衝天的火光!……

震地的炸爆聲!……

震地的炸爆聲!……

我的塵軀焚化了!……

我的塵軀焚化了!……

我的靈魂飄揚在空際的火光中!……

我的靈魂飄揚在空際的火光中!……

我看見地下被一片黑煙漫着，漫到一點光明
都沒有的地步！

但我看見天上被一片紅火漫着，漫到一點黑
暗都沒有的地步！

光明努力地在燃燒！黑暗努力地在掙扎！……

黑暗努力地在掙扎！光明努力地在燃燒！……

光明努力地在燃燒！……

光明努力地在燃燒！……

大火努力地在燃燒！……

大火努力地在燃燒！……

地下努力地在爆裂！……

地下努力地在爆裂！……

火的燃燒！……

火的燃燒！……

火的燃燒!……

火的燃燒!……

光的燃燒!……

光的燃燒!……

光的燃燒!……

光的燃燒!……

於是在我的眼裏,只有一片火光了!地下的黑煙,已不知去向了!

火光吞噬了黑暗了!

火光照耀了世界了!

於是在我的眼裏,火光變成文字了:

“火呵!火呵!飛!飛!飛!”

於是在我的眼裏,火的文字更斑雜了:

“火呵,燒了雲的衣!火呵,焦了地的皮!”

火的文字在燃燒!……

火的文字在燃燒!……

光的文字在燃燒!……

光的文字在燃燒!……

天上,火光如怒濤激浪的大海!東撲西奔!東撲西奔!……

天上,火光的長舌,炎炎地在如團如練!東飛西奔!東飛西奔!……

火光飛奔!……

火浪激盪!……

火的海呵!

這樣的火的海,由怒濤激浪,轉到平靜的境地時,火成了其流溶溶的靜的海了!

這樣的其流溶溶的靜的海,飄游着,飄游着,遊轉地成了個紅的水的球!

在這個紅色的水的球的遊轉中,球身漸漸地露了破綻,變成個紅的罅口!

溶溶的如水的泡影似的。從那個罅口中不斷地飄漾出許多的同樣的紅球來!——

那是新的太陽!

那是新的太陽!

“紅日!紅日!我的靈魂歡喜地叫了!”

飄忽之間，那大的紅球，已化作多數的紅日，飄在空中，永久站定了。

1926年11月——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

書名 紅 日

作者 沐 鴻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印 數 1—2500 册

617

版權所有	不 許 翻 印
定 價	大 洋 八 角
郵 費	外埠函購加一
總發行所	泰 東 圖 書 局

狂飈叢書第二第一種
高 歌 著
清 晨 起 來

世界文藝的潮流，已脫去陳腐羅曼主義與寫實主義，漸漸從象徵主義走到表現主義了，我國文藝運動，尙不出於羅曼寫實兩途，卽近日轟傳的唯美主義，也不過羅曼主義之一支流。「狂飈」文藝態度，本在打破一切流派，而直造藝術之堂奧。其所闢途徑，且有侵越象徵，表現之勢，而仍不失羅曼，寫實的精神。「清晨起來」便是「狂飈」代表作品之一，請勿忽略過去！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五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出 路

戴萬葉著 定價五角

在革命文學呼聲非常之熱烈，所謂革命小說風行一時的時候，真能在技巧上得到相當的成功，情感的表现力確能達到感動人的地步，戴君這小說集，不能不佔一席之地了，這裏面一共包含小說五篇，共七萬餘言，讀者看過之後，總會感覺到這不是做作出來的聲音，而是血淚交流的憤泣吧。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西湖三光

員子沙著 定價五角

美麗的西湖，不知陶醉了多少遊人，但是誰知道在這蕩漾的湖波蘊藏的古寺裏，竟隱藏了如許的醜惡，這一幅人間地獄呵，却是一般資產階級的詩人看不到的，也是歷來高人雅士摹天覺寫不到的，却不料這部書意將西子真面目和盤托出，人生的内幕無非是醜惡，讀者們，你願意看看這出人意外的小說集麼！

上海泰東書局發行



80680192

白露
叢書

羅吟圃著 定價三角

這一冊小小的詩集，却充滿了特殊的風格，作者以
喊出青年熱狂的心情來
你總可以在這書裏，得到健康的安
慰吧！

泰東圖書局發行